



09972

鹿忠節公集卷十七

明鹿善繼著

與左浮邱書

徹縣勸戚籽粒前投小揭於臺下過蒙慨納此一方民命見天之期也聞府縣文書至易州道而復停蓋本道謂勸戚恐不悅也本縣催請數次且深言此事京中鄉紳已於屯臺前說明只待申文到卽題奏矣爲小民請命爲地方除害勸戚不敢爲難也本道乃始允申計此日想到老公祖臺前矣然又聞本道將勸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條鞭每畝徵銀原額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勸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事理未妥夫青縣文安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一

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異之多此三釐亦未足解勸戚之愠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徼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決爲勸戚則難顧百姓爲百姓則難顧勸戚而百姓鬻男賣女之狀旣不能使坐享者動容號天籲地之詞又不能與有力者鬪捷屢議減徵每成中沮纒轉關卽生異同緊申催已歷歲月卽前日小揭包納之害得詳言之佐貳官重收火耗並徵舊欠斃民杖下之狀不忍言又不勝言也近日聞折徵之議將行佐貳官行賄通同力求停壓捱延之情不能諱又不勝諱也當局者自急旁觀者自緩視勸戚之供不啻軍國之課畏減徵之議爲發大難之端向非遇老公祖菩提心霹靂手何以破牢不可破之局返極重難返之勢爲窮民請且夕之命哉不肖擬躬叩台臺再申前請而爲求歸之疏旣上出門未便敢以牘陳亦恃蒙老公祖國



涇縣潘錫恩校

齊東

遇不以尋常緩頰相視也千載一時何敢錯過臨楮士之懇切

與左浮邱書

不肖自揣無似誤辱特達之知時承肝膈之誨提挈深情淋漓言外自非全無心腸者寧肯甘自菲薄而不求所以一當哉敝縣莊田籽粒區區末議已蒙採納都中曾領面教須再批查以見詳慎然本縣本道方擬回詳而老公祖已同撫按兩臺會題矣夫不待回詳卽爲會題更見老公祖嘉惠窮民之意如此其急此誼直可於古人中求耳而縣道亦遂較然知盛意所向旣已具疏不敢復以前詳轉矣唯是望恩旣久得旨無期湯火之民能俟河清乎敝縣所比者文安縣之例文安籽粒自具題後亦未得旨而卽照疏中減折之數派徵蓋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有盧老公祖之批詳在文安縣遂得憑據遵行今敝縣事體政與此合本縣本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二

道援例以請專候台批以爲遵守蓋敝縣與文安其籽粒困民同也其比例求減同也其經會題而未得旨亦同也則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又何妨於同耶窮則當變比例明懸權卽是經宇宙在手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億萬性命總乞靈於生春之筆矣臨楮激切伏惟台照

答左浮邱書

披讀翰教旣蒙採納復承指示卽往告令君而令君云申文已先起矣如途中無阻計此時已達臺前數日不可追矣不肖再三躊躇恐申文或與老公祖指示有未盡合儻復勞駁查再致遲延此事結局未卜何期因不揣愚陋而復有所陳唯台臺憐其癡不錄其罪一垂聽耳老公祖會題之疏除進乾清慈寧兩宮不折外所有瑞安延慶壽陽三公主莊田與各場一例折徵疏中情繇原自

明白夫會題求折既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台批權宜暫折以候  
明旨勢不能遺公主也卽文安批文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然敝縣  
公主之害甚於文安包納厲階實自瑞安延慶作俑老公祖會題  
已詳言之旣以各場理窮勢極之狀作題疏之繪圖復以文安大  
同小異之情勞台批之斟酌一方民命待以生春矣且本縣此事  
圖之數年屢爲號籲屢經蹉跎蓋窮民疾苦非能徑達臺前也起  
自本縣層疊而上繇府廳至府堂轉本道而後達於台臺轉關旣  
多心情互異往往藉上之周愼以遂下之捱延纔涉往復動淹歲  
月窮民枯骨欲盡望眼欲穿而一處停擺全局坐廢不肖每與令  
君談之扼腕今幸逢老公祖當事是天憫窮民而欲存其子遺倘  
得蚤賜批准則下之葛藤盡削民之湯火立蘇功德寧有量哉臨  
筆不勝激切祝籲之至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三

與畢冲陽書

三

敝縣勦戚籽粒事恭遇老父母一力擔當爲民請命仁屬再造功  
已垂成在窮民爲永賴之恩在老父母爲不朽之業不肖唯與闔  
縣士民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然老父母建議之初比  
例青文爲減半折徵之請此事體之明白直捷無容異詞者聞柯  
老公祖又議將勦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則不肖不能無疑  
於此也夫定興勦戚籽粒原額視條鞭舊額原略不同條鞭每畝  
徵銀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勦戚籽粒原額三分  
後因包納別場之逃亡者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  
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此事  
理未盡合也夫青縣文安縣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  
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異之多此數釐亦未足解

勳戚之愠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徼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括之籽粒徵糧舊額原與條鞭略異則籽粒減半不得別照條鞭此異乎其所不容不異也青文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減則定與比例青文又安得獨照條鞭此同乎其所不容不同也且屯臺左公祖已於此事洞悉顛末亟欲藉手以獻丹旻意氣排雲風裁撼岳彼勳戚輩何敢置一喙於其閒耶蚤晚詳回或有駁詞望老父母卽就之以復初議宛轉此情於柯老公祖使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半之則定與窮民得與青文同視矣夫以百年之苦而幸千載之逢當九仞之時而需一簣之力總勞老父母盛心耳區區抵家勞瘁成病未能卽叩臺端先以筆陳尙容面謝

與畢冲陽書

籽粒一事仰仗老父母鼎力遂得三院會題各場佃戶歡呼踊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一

四

相慶更生不朽大業膾炙千古矣今忽有東江村省祭官王鳳彩口稱奉命清查荒地佃戶不勝驚擾夫此地遭逢老父母下車後卽議折徵覲望德化忍死須臾住者不逃逃者漸返邇因春澤沾濡各圖開墾此莫非老父母搏挽之力乘此招徠政祈寬假忽見清查之使咆哮里中心惶惑住者將思踵而逃墾者將復委而荒矣三院題疏所稱減徵蠲逋原不論地之已墾未墾今似不必又查查之祇以滋擾耳且老父母菩提心固明知此地之非國課遂不顧勳戚而爲窮民作主兩年來仁肝義膽可泣鬼神豈其事已定矣而復清查以滋擾焉盛心必不出此也王鳳彩素稱無賴毒螫本鄉不可枚舉今復爲此蓋尋題規利小人之常指稱差委肆其所欲見今高坐寺中號召佃戶作威弄勢迫脅多端鄉之人旣畏毒尾之淳加又慮貪腹之難飽展轉憂疑莫知所措某聞且

見之作而歎曰老父母赫赫盛舉星日共昭小人無端闖入欲增蛇足委官情狀從來若斯某不爲老父母言誰言之者然亦恃老父母格外之愛妄自附於道義之交癡心癡語遂爾怛怛想蒙鑒亮

與畢冲陽書

籽粒折徵題疏旣久未得旨想老父母軫民盛心必有不能忘者某聞文安自具題後卽以減折之數派徵而未得其詳昨專役問於紀孝廉蓋與聞文安折徵之議者也得其回書併盧公祖批評某拍案大快是可比例而完老父母爲民請命之功行矣謹統呈覽意老父母覽之亦必拍案大快也夫此事初議若落落難合老父母力持不變竟得當事者之會題有志竟成語非欺我至於今日權宜折徵以候明旨則事體易易不若初番之喫力矣老父母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五十三

五

據例以請料當事者業爲其難必不辭其易且成例見在有不得不從之勢也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千秋大業刻期告完深爲老父母慶紀功之文已擬稿矣

與畢冲陽書

昨遵大命投書屯臺得回字呈覽蓋左公祖有心人也先已圖維此事而查前院於文安縣批文又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爲此沈吟欲求所以處此而今申詳先爲之地其言曰縣道或於此處分析明白且據疏一詳而後酌議夫敝縣籽粒屬公主者三一瑞安一延慶一壽陽前正爲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包於八場今雍靖王妃錦衣衛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六場包四場矣長此不已禍將何極籽粒租銀原非勳戚常祿澤斬之後尙且改爲

備邊此與國課什伯相懸顧可泥舊額而不思以通之乎此會題  
疏中語也是籽粒之爲民害定興與文安大同而公主籽粒之爲  
民害定興視文安更甚會題折徵原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詳批  
暫折候旨蠲可除公主乎左公祖旣云據疏一詳老父母詳申卽  
以此段語意爲分析將公主莊田當與別場同折發揮數語申之  
左公祖必有以處此矣欲事體之相成須呼吸之相應老父母達  
此情於柯公祖共奉左公祖之意以從事則在老父母旣據會題  
之疏以爲詳而不爲無因在左公祖因得借申詳以爲批而不爲  
無據矣專候尊裁

答畢冲陽書

自到關城住孫師相府中不與外事酬應都廢忽傳有陳指揮捧  
老父母之字來一聞同里卽動鄉情矧重以老父母之命乎引入  
乾坤正氣集卷音平三  
與坐飲食之實叩其志云家貧祿薄俯仰不足聞關上錢糧大欲  
求吹噓爲糊口計不佞撫然此時關上百務嚴核力革舊套與別  
鎮不同司馬相公挑選材官專要猛健少年長刀大斧略不及格  
卽斥去其意欲志在上陣而陳揮使乃志在糊口主意不合渠見  
關上光景亦悔其來矣不佞同里人不敢不忠於謀此地原非優  
遊寬大可用鄉情之處故資以路費而縱之歸彼自欲歸不能強  
畱也據實奉復知老父母不以不佞爲無鄉情人也

答畢冲陽書

廢病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清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剝啄云從  
塞外來則不覺動舊遊之感又是台臺使尤觸故人之懷手捧八  
行面談千里關外城守堅完自足懣悌爲守爲屯漸推漸廣台臺  
所稱照常法做去卽是勝著大要人與我各有短長匿我之短而

用其長避人之長而角其短所謂知彼知己立於不敗之地也若  
事我爲感而彼爲應感者須料其如何應以爲下手又須揀料著  
料不著兩路尤須多備料不著一路方可以誤人而不爲人所誤  
今幸台臺在行閒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著以貽宗社之安某與  
田夫野老共樂太平也

與賈孔澗書

做縣勲戚籽粒事圖之幾年昨始得三院會題熒燬佃戶見天有  
期旦夕部覆誰當其事敢託親丈爲弟道意弟爲此事苦心苦境  
自慰自憐親丈知之當事者未必知也原議一篇呈上是弟初投  
於縣主而據之以呈詳者或可令當事者一見乎弟又有商焉三  
院會題定有揭到部如久不得旨部中亦可據揭覆否事難懸斷  
總聽尊裁

乾坤正氣集

卷三 百三十三

七

與賈孔澗書

徐父母事大定矣兄輩憐才盛誼何愧古人哉從來澹題目非熱  
心腸誰肯做此時羣賢萃聚左提右攜旣以專功爲時事濟艱難  
復以餘力爲一方持公道弟卽行吟澤畔有餘愜矣仁兄又臚列  
半舫樸公文弱明衡金谿以及徐師之聲實而以己游其閒是極  
快活境界前以片段之說易尊鑪之思太樸鍾元兩兄俱以弟爲  
知言仁兄忠君信友何所不足而學張翰耶

與賈孔澗書

仁兄記齊署雨中事耶吾兩人自癡彼一人自夢一時之夢癡何  
足深論唯至於癡是到底癡夢成到底夢夢者負癡癡未負夢雖  
然夢有夢之癡癡有癡之夢弟不暇爲他人說夢只爲自己圓夢  
江村午睡每尋甜夢然是莊周夢不是邯鄲夢新天子另闢乾坤



一朝而驚起數十年中外沈昏之夢澤畔逐臣忽蒙環召又奪其莊周夢而與以周公夢纍纍若若他人爭入繁華夢而我輩則望其師師濟濟共措一世於華胥夢文弱指日還朝仁兄與半舫樸公明衡固先迎之以夢而弟亦策馬揚鞭徑闖入諸兄之夢大要吾輩人卽多無異夢事卽奇無怪夢拮据卽勞無俗夢唯是朝有恩命而部無文憑非敢抗難進之節實難爲無因之至尤弟之所反覆徘徊似夢非夢兄之癡卽弟之癡則弟之夢卽兄之夢雖世事總一大夢而做夢當做好夢喜清夢忌躁夢不得廢毛義之捧檄而徒借口傳巖之發夢仁兄豈以弟言爲無當而曰向癡人前不得說夢

與賈孔澗書

老叔何遂至此於人於天都不可解初傳此耗硬以爲訛簡所遺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八

手書以日月未幾證客之妄而今竟非妄鴈魚之迹猶新滄桑之形俱變慟哉怪哉弟再從樞相而東老叔實郊關祖帳彼時只論宗社安危未敢顧新知離合而老叔脉脉深情實於無語處見之弟癡心妄想每以爲事如可知從樞相凱還當於去時祖帳處與老叔笑語相迎而今竟如此慟哉怪哉老叔業騎箕尾想炯炯精英猶照榆塞之征人而弟比以催軍需如京營見用汝親家麻巾相揖且茹淡終席也慟哉怪哉弟軍需催畢刻下回關矣匆匆中不能細語白金二星以代生芻惟親丈於老叔几前叱名而薦之

與李續溪書

做縣勲戚籽粒困民已極弟十年來條議折徵於當事者而機緣未偶將成復沮數次矣至按臺王老公祖按部詢問州縣以地方大利大害弟具議投之縣縣採其意以獻於按臺按臺行查縣再

詳報至府而停擱者一年弟又費許多周折而府文始轉按臺遂會撫臺屯臺具題矣中間情狀未遑縷悉惟是三院疏上逾月未得下部之旨或可向政府一通乎弟疏遠自嫌未敢徑達方老師而冒昧以望仁兄仁兄其有意乎此一說也弟又憶去年王立宇公祖有停稅之事夫稅銀入皇上者尙可徑停籽粒入勸戚者不尤易乎王公祖批本縣申文有云各勸戚温厚之家自不必爭錙銖之入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題疏雖尙畱中王公祖或可行文到縣徑照具題之數折徵乎按臺有行縣庶可據不然恐本府仍舊派徵按臺之德意成畫餅矣弟妄意如此未知可否特與仁兄商之如其可也則總藉鼎言耳菩提心腸豪傑作用惟仁兄與按臺相與以有成也條議一通是弟投縣原稿仁兄一寓目焉必有惻然不惜引手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

九

與張蓬元書

敝縣籽粒事聞窺民投告於台臺批行府廳俱蒙重責擬罪有差赴某告急某驚問其故乃知狀詞侵吏書也夫告加添止當訴加添之苦告折徵止當訴不折之苦卽吏書原有情弊亦不必提而糞糞愚民祇知說實話全不諳事體自貽其戚於人奚咎然不如此無以見民之愚而可憫也加添在一時不當加而加旣屬不堪折徵在永久已折而又不折尤爲失望求折未得而獲罪納籽粒不堪而令納徒罪杖罪老公祖聞之或亦有惻然者乎雍靖一場卽在敝村某宗族墳墓之所在諸場之苦此爲尤甚卽年來比例求折至於煩三院之會題奉聖主之恩詔入場一體折徵會題疏中已明開雍靖錦衣兩場之爲尤苦今乃於尤苦者忽生異議偏遭於覆載之外民實不堪非好爲鬻也惜其愚不解事未識忌器

之義遂以旁溢之語取罪耳夫此事原繇會題原奉恩詔卽守陵  
宦豈有言未嘗不可執奏卽部有文移府縣亦當申請三院聽行  
酌處乃急急而應此原不足服愚民之心也蓋折徵之議初起縣  
之丞府之廳卽俱不喜不喜之故半繇吏書亦知議起自某屢來  
相難某仗三院公祖之力徼倖勝之而意殊不甘今官非其官矣  
而吏猶其吏故乘隙而思破壞耳乞恩之民反成取罪復業未幾  
旋有去志某好語以老公祖在上必能深體苦情爲之區處忍死  
須臾以待解懸此一場錢糧折與不折所爭不過一二百兩然銀  
雖不多而索於懸磬之民年年包納則必至於鬻妻子轉溝壑死  
亡接踵傷心慘目老公祖在此千載一時必有所以善爲之處者  
只此一二百兩錢糧善處之則年年救人不善處之則年年殺人  
老公祖宇宙在手必有妙用下以救一場湯火之民中以成三院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三十三

十

會題之局上以信天子同仁之詔某何幸躬逢其盛

答張蓬元書

某何人而忽有清通之擬極知老公祖提攜至意乃某不顧而東  
老公祖又不以爲相負而益施袞袞也下詢關事敢不詳對蓋關  
事承大壞之後不容不著手又恐以著手者犯手爲憂方大賴相  
公密用脫胎換骨法更張有漸而耳目不驚初到慮軍民之雜處  
而成萬厦復教火器月餘而銃礮命中者八千人江將軍不勝任  
以馬世龍代之尤世祿王世欽左右之關外置五營爲前部標下  
置五營爲後部總之左右前後中爲五軍軍各五營營各三千澄  
將以新硎易之按營分派各爲教演相公時坐營中較行賞  
罰或命某輩分視之氣象覺爲一新馬帥實知兵其進而借箸相  
公皆中窾此是大得力處使臺省讓一年不談東事則相公之猷

爲有成真可恃以無恐此係社稷福耳八月廿後十三山有事關  
上一日數驚相公靜以鎮之而密爲備至冬杪乃探得其棄廣寧  
去據河爲守是時貪功者欲飾恢復名相公不爲動治兵自若兵  
陰道也從前失著在以陽用之某日侍相公略窺其用意矣具茨  
兄聞室人之病借差回看某與相公望其速來乃遷延過歲遂墮  
長安雲霧中近飛書告急於某相公已飛書援之矣敝縣籽粒事  
蒙老公祖畱意人非木石當爲桑土子遺世世銜結所諭中官取  
旨如寄鄙意亦及此儻再勾出別話愈煞風景愚意只求本府懸  
肯爲善處不可與中官爭執也蓋恩詔折徵入場所同其因司香  
之奏而反汗者獨雍靖一場耳求折之數不過百餘金此以歲索  
於災災之貧民則奪之命若官府肯於存解諸條按其緩急之數  
求其可騰那者合湊補之固易易者未有爲百里司命而難於百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十一

狀對

答張蓬元書

前聞台臺以少宰起馳告韋弁大家手額爲世道稱慶非從舊知  
起見不謂此情遂達鈞聽蒙翰教先加併得讀答謝稿一字一拊  
心一讀一擊節因歎刼數之力足以驅人心而人心之力還足以  
傲刼數每見刼數盡處必有真正豪傑瀕危而不殆以爲重開草  
昧之資則人心莫非天意台臺之有今日蓋天所畱也至於某之  
不才加以善病謬蒙新命苦無辭例而欲趨朝又病未能也且台

翰所稱救時一人政爲白眼賴功者所構而波及其同事之人不獨若馬若茅見當對簿卽賤名亦聞屢在物色以有解之者而暫止不知解者爲誰所稱愛我而非知我蓋迂僻之性何嘗夢繞春明儻終見抨適獲我心台臺知我豈以爲不然

與王中詔書

昨承辱顧不敢自安與不知所報之情卽言下不能自致而老父母已無不覺諒今亦不敢重絮蓋對真父母天性流行自覺一著世語而卽贅因嘆世法錮人拔山之力所不能破而老父母談笑破之卽擁腫如某亦迫現其生來面目與鳶魚同飛躍於法界之寬故知江河不返之說非通論也拜領高先生佳刻當於無人處自爲展玩拙稿請教

與王中詔書

乾坤正氣集

卷言辛三

三

某羈紲行閒不遑問家併不遑顧其所自生未得聞先大母之病而祇聞訃且以遺囑故而不得以時聞從軍蕩子君親兩誤尙可視息天地間哉惟是惠徽先侍御之靈而屈台旌價重徹廬光生荒隴借以略減爲人子孫者之臯過則愚父子實有厚幸爾某卽非人不敢忘其所自生敢忘台愛哉兒麟來省病病幸小愈揚鞭東指大敵在前政喜不以裹革之身了兒女之手中也促其歸侍家君因布謝悃

答王中詔書

日前兒麟至關門得拜讀老父母函教所爲提誨者至矣感切不肖燕巢幕府側聆樞輔規模次第原非局外人所能窺則浮言亦何足怪獨謂國事至此而旁觀者猶從意見門戶兩端鼓弄風濤輕言天下事輕論天下人良可浩歎頃者關臺公祖親閱情形亦

爽然慨風聞之誣今車營之制已成進取之資亦備直須機會何如耳不肖比以催請軍需一至都下日僕僕諸當事之前領項自隣筆舌俱做月餘事竣星馳赴關咫尺家園未遑便省竊比古人過門之義然數椽茅屋五畝秫田託在仁侯覆露之下魂夢亦可無牽也但得東事早平便當投紱歸來長爲詠歌雅化之民足矣邑志未成原屬缺事幸老父母雅念及此鼓吹之力深哉范舍親處旣承台命當卽轉致車營圖說附覽屢辱明矚殊乏瓊瑤之報良自忤也冗次裁謝不盡欲言

答王中訶書

河干一別不能爲情之甚屈指計程花飛可到而復憶臨別之語三月垂盡盼盼南鴻忽接手札如從雲墜莊誦傳觀生氣滿堂且佳詠扇頭清風白雪老父母之得於山水者深矣怪來詩思清人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七

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知言哉夫登臨之際吐納萬靈獨不宜挾俗客而老父母乃使河干一別攬入想中則明與山水對暗有故人陪卽病夫腳線山陰之典成虛而神往神來固不以天塹隔也獨自愧病骨一具腐腸幾回每詠多病已拚人共棄爲我寫生老父母何所見而收於蘭譜則偏駁之嗜好不可以理解古豪傑往往有之豈其然耶杜生昆季併辱國士之知居恆摩厲懼玷門牆區區病未卽死強顏其閒時出令語聳之温念過及敢不一一傳致舍親孫啟泰政在齋頭阿馨文氣日旺此時學臺未到府案尙懸也前委亟思代斲仲春感寒幾至委頓頭目岑岑者四五十日近略愈而一爲抽思輒苦眩暈萬不敢誤六月期惟筆軟墨薄或反以湮太母之徽烈耳此時政暈若坐舟車而三復老父母千里倡和之指何忍虛此一番勉爲二章還用前韻從眩暈中出病見

乎辭固知珠玉之章源源而至業製錦囊待之矣如以病中伊吾  
爲能引玉則何敢

與雷邑尊書

春初拜別忽焉春暮萍蹤雖寄長安而瞻依無異侍左右也茲有  
啟者敝縣籽粒地薄糧重逃亡接踵苦累包納所不忍言不肖曾  
效鄭俠之繪圖藉畢冲陽父母轉達於直指遂得聞於上減半折  
徵十年以來民不苦包納而糧易完官不苦催科而職易稱申文  
未泯恩詔猶新不待言也乃昨接二父母一字謂地有漏糧當責  
首報且疑不肖被人簧惑反覆讀之殊爲難解夫折徵已踰十年  
前官如何不聞異議而今一旦忽生別端且王中初父母定徵收  
之清數此天啟六年事彼時糧衙如果包賠有年胡不一言其苦  
耶且混言錢糧之虧欠豈地短於額耶抑銀短於額耶夫地與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三

古

俱有原額在可按籍而稽也或某場地少或某場銀少祇當就某  
場而問之不宜泛開出首之門滋無窮之擾也據所稱韋家營首  
地六頃遂欲徧例各場夫此六頃亦甚可疑尙未詳其本末就使  
六場爲當時漏報之地亦浮於原額之外此項錢糧何所著落安  
得混以爲補本衙之賠數也二父母到任曾幾何時恐在山鬼伎  
倆中反疑不肖被人簧惑不知二十年來籌畫爛熟者誰也二父  
母曾查當時文卷詔書與孔道之碑文否二父母示威於兩江村  
地方疑寒家有此地故借折徵以爲利耶事與人各有本末耳目  
難掩使不肖有私任二父母舉發毫不敢避如必以三十板爲常  
數夾棒爲常刑逼令首報嚴刑之下何求不得然二父母斷不忍  
爲此不過在左右者佯爲孝順之言而令二父母做不安靜之事  
蓋曩議折徵時糧衙父母卽聽左右之人有不相亮之意今或其

人猶在歎此事之本末者父母所感也不肖爲人之本末亦老父  
母所知也不肖此時實未被人箠知萬望老父母婉諭此意於二  
父母使事體寢變亂之端也方受安靜之福千家祝老父母世世  
公卿也籽粒地銀清數一冊附覽

與王涵一書

恭惟老公祖照臨易水某無必然之書仰佐高深殊愧故人之誼  
則姑以未必然之見妄言之老公祖姑妄聽之可乎昨聞遼餉加  
派六釐勲戚籽粒一例加派竊有疑焉蓋遼餉方今第一急需必  
料其力能辦納者而後加之庶不至臨時而有誤條鞭地之加派  
固其所也籽粒地可一例加乎他處籽粒地某不能知敝縣籽粒  
地之必不能同條鞭地辦納某則知之深矣蓋敝縣籽粒地窪巖  
不堪佃戶苦累逃亡貽累於地著地著相繼爲逃亡年年爲不完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三

五

之額勢窮理極畢冲陽父母繪圖以請王立字公祖會稿具題泰  
昌元年奉恩詔減徵者也夫以其力不能完舊額而減之今議加  
焉可乎舊額每畝三分減至一分八釐五毫則所減止一分一釐  
五毫耳今驟加六釐不幾復未減之數乎自減徵十年以來卽死  
者不復生而逃者且漸返今復業之庶未煖加徵之令忽殞魂驚  
於傷弓色變於談虎恐未減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遼餉何等  
急需而責辦於必不能應之處乎本府稱照萬曆四十六年籽粒  
地同條鞭地一例加派之例而敝縣籽粒自減徵以來實未嘗加  
派不知其他也猶憶當時直指使者亦有此議畢冲陽父母有說  
以應之曾以申文稿見示今具在也蓋議遼餉至於無地可加而  
議及籽粒此策之善者也特不必加派耳何也此地勲戚爲主佃  
戶納銀當遼餉急需薄海內外無不縮衣減食以充軍與勲戚體



國當倍細民則議及勲戚籽粒便當就所納數內扣算六釐以充  
遼餉此理之至順者也諺有之曰要得有要不得無貧莫貧於佃  
戶富莫富於勲戚今此六釐扣算於歲額之內使勲戚少分是問  
有處要也若加派於歲額之外使窮戶多納是問無處要也此二  
者相去遠矣夫當是時而暫借六釐以紓國難勲戚之清夜亦有  
以自安窮民以賦之不加而易辦遼餉以民之能辦而易完一舉  
而三善具焉則勲戚莊田應於各爵數內扣除即五軍營牧地應  
解易州戶部備邊者亦於該解數內扣除畢冲陽之申文具在是  
在老公祖再爲主持耳或謂此於國於民誠爲兩利特於勲戚似  
名美而實薄然佃戶以不加派得安其居則六釐之外歲入不缺  
不至爲竭澤之漁況享平即止此六釐依然在乎王立宇公祖會  
題減徵稿畢冲陽父母爲加派申文稿併做縣鄉紳公揭稿總鈔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三

夫

呈覽老公祖一寓目焉知此地之以如是減徵也則於今日之議  
加必有惻然爲之所者矣等此籽粒也等此六釐也酌理審勢卻  
窾自見易加派爲扣算一轉移閒而國充急需之餉民免逃亡之  
苦併爲勲戚培不涸之倉萬代瞻仰端在於斯矣病廢之人言無  
忌諱亦感老公祖之待以故人也故陳聞見以備採擇臨楮屏營  
與王涵一書

某再細味明文戶部之責成本府至矣責成之急爲遼餉也但得  
完其所坐之數不問其出何項也本府既議以籽粒地抵之則就  
籽粒額數內扣算六釐以足戶部責成之數仍申說無地可加只  
得加於勲戚所占地內而此地又方不能加只得扣於勲戚所得  
數內亦爲遼餉緊急不得不爾知會戶部使戶部藉手以從事當  
是時戶部但得本府之完遼餉足矣豈其過恤勲戚之私而掣扣

算之時哉天下事勢有緩急題目有公私遼餉之需急也勲戚之奉緩也爲遼餉有題目爲遼餉因而爲窮民更有題目爲勲戚無題目爲勲戚因而厲窮民且併誤國事更無題目天幸老公祖在地方辨公私酌緩急以開上谷之蒙氣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與張溶吾書

老父母榮任屈指月餘矣仁風薰被草木知春凡在宇下沐膏雨而盪絃歌其色飛何似也久缺修候疎節之罪總恃海涵茲啟爲舍親容城縣生員孫奇遇兄弟四人一爲孝廉三爲茂才執喪一準古禮廬墓六逾春秋孝友兼全鄉閭稱爲人瑞已經前按臺毛公祖兵尊解公祖節次旌獎今者歲考奇遇抱病入場委不得意開號竟居六等此生甫及壯年尙思力學忽以一日文字之短遂沒生平行誼之優不無可惜本縣念其素修欲爲申請仰乞鼎重乾坤正氣集

卷言辛三

七

於太尊老公祖前稍一斡旋但得申至學臺或可望畱一綫匪獨此生感瑕瑜之不掩益期奮於桑榆兼使合郡知文行之相維更有裨於風教台慈聞而憐之想亦不難爲之引手者恃愛妄干伏冀垂察

明鹿善繼著

涇縣潘錫恩校

與齊羣玉書

容城縣孫生奇遇事府縣申文蒙李老公祖批既有實行准免降黜三輔士恍然若醒各念所生知文藝之外別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教總徵於此舉矣然昨聞發案到縣孫生名猶在六等李老公祖固謂申文前已批准案序不必再更然後曰該學送諸生考試直憑此案案仍六等便難送考且李老公祖榮轉大廷尉矣恐後此受事者未諳端緒或生枝節及今不蚤聲明臨時未免參差藉重年兄鼎言轉達此情於李老公祖使考案與批文相合始終曲全風教永賴一番盛舉千古美談固非爲受恩者一人之鳴感也伏惟留意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一

與齊羣玉書

容城縣孫生奇遇藉託高誼以完前局想勞盛心矣今聞李老公祖有出都消息匆匆之際恐復遺忘則前局不克完後事不可知矣懇年兄急達此情務全盛舉裨益風化不淺鮮也弟嘗慨當世關說概皆貨取似孫生之事雖闢名教然冷淡生活向非年兄如雲意氣如雪肝腸誰肯無爲而爲爲之不厭哉弟求歸之疏旣上出門未便草此專懇一場盛事千載美談是在年兄與李老公祖之相與以有成也至祝至祝

與范鑑田書

容城孫生竟借鼎庇得還故物此在奇遇一人關係猶小獨因是役使三輔士於文藝外另開思路恍然觀人生最初本相老公祖真斯文盟主也事至此不可於風塵摸索不可以世俗報謝直是

一段佳話扶振三綱掩映千古爾不肖卽待罪杜門未得躬叩而感動流淚心傾於冰臺矣已而深念有心人如老公祖而今得在其宇下地方關切利害係千萬人性命之事而不以上聞當面錯過將成長恨做縣勳戚籽粒害民已極佃戶有狀生員有呈鄉紳有揭援青縣文安近例求減半折徵本縣已具申各院已俯允批行詳報將洞悉其苦以憑題奏湯火之民歡呼踊躍忍死須臾以見德化而忽生關隔停閣踰年本縣再三申催竟不能徑達於院此事起根在縣過脈在府道收圖在各院仰祈老公祖大力於太尊李老公祖前一爲斡旋過脈一通首尾相應一方民命賴以更生無限陰隲也不肖等公揭乃去年所投於縣者今併呈覽前月舊屯院盧公祖復爲文安減徵再疏昨謁新屯院左公祖談做縣籽粒之苦更欲卽舉而措之專候府縣申至卽具題矣此等地土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四

二

不肖實無半畝旁觀民困心竊傷之每至切切而今幸遇老公祖是天終不忍棄此佃戶而存其子遺也臨筆手額伏冀畱神

與魏郭園書

大賢過里雞黍相陪真趣流行弟亦自恕其簡率也最得趣者孫兄之在座夫以數年聲氣一旦奏合真稱有緣耳仁兄盛使如尙未到弟後圃有茅屋原是當年讀書處今早掃除薄暮粗具恃知我之深敢再勞玉趾徘徊於容膝之地卽無奇味供養而泉冽酒香脫粟可飽仁兄豈厭之耶區區數種謹獻非報也永以爲好也亮蒙叱納疑義快義祈先發數冊

答劉半舫書

歸來每對友生卽提仁兄在口不自禁亦不自覺也易州公竟藉斡旋爲世間畱此公道所謂一人知我足以不恨易州公得此於

石兄亦足矣悠悠世俗每以憐才爲閒事憂國爲閒愁誰似兄好  
管閒事誰似兄好擔閒愁諷詠手札言言欲涕而僅開眉於文弱  
新餉之一節有心人肝腸如此弟在局外欲雪涕爲笑然怕燃犀  
之見謂弟作違心語也事至今日涕也難涕笑也難笑扇頭小詩  
情見乎辭然以博兄笑耳莫更惹涕也

與耿樸公書

弟在都時曾以癡自狀而併欲以此字加仁兄仁兄坦然受之不  
以爲忤我輩但行己意那管世眼而譽望沸騰推轂者爭先此天  
理不盡銷沈之一綫蓋以閒執譏憲之口而堅獨行者之心爾且  
暮司銓是廟社之福不獨二三兄弟之光也世道轉關以進賢退  
不肖爲綱領丈夫有志當世安得避此又何必守令而後行志只  
要真實心腸的確識見而又善爲運用於不可奪之中行不必言  
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五

三

答耿樸公書

老兄撫晉自是掛客本色每從京報略聞梗概卽喜與家君家兒  
相慰藉且對親友作談柄覺清霜片片在揮塵閒也人非麋鹿安  
能常相聚羣惟有各樹明德以慰離懷如老兄步步向上所稱欲  
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弟則蹣跚病骨羞點朝班卽被命逾年而  
纔擬出門卽有戀家之色蓋多病倦游非敢妄扯三千年公案也  
今且入長安求了前件徐圖借差歸里耳老兄一札動稱古人弟  
何敢比龜山康齋兄則不屑做新吾見泉賢橋梓自許爲有髮頭  
陀而位置愚父子以太邱方弟讀而笑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之人不做

乖張紀便做狂簡編揖客生平固如此

答耿樸公書

仁兄天下有心人也所稱不作寒暄不亟裁答弟生平無所解偏解此味至於布算之周下著之穩誼重憐才不難深入仁兄指日戈補天石卽一節亦具全體所謂搏象搏兔皆以全力也此段情節卽秘之又秘不漏鍼芒而精氣噴薄已晝暉天表夜曜斗閒使世界中無此一段神情則乾坤之毀久矣獨手教中有謂斷不可令此君知蓋莫非無爲而爲之意而弟則以爲過矣知己之感千秋所重使此君而遂竟不知所從來於理未協卽清白之吏不能厚篋筐而受恩之人自合通肝膽兄自用兄法弟自用弟法此君自用此君法敢抗顏而裁之君子仲尼之徒也豈爲己甚哉平心思之其理自見弟何敢面從而背違焉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四

四

答耿樸公書

兒麟於初八日赴試曾作字併詩扇令其親投揖客想旣徹視昨於二十八日范舍親有使寄來老哥手教聯翩且范金爲器以揖客垂宇宙之名挈鹿門隱之號鑄行落款佐北海樽也大名自經聖問而人心之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是聖主轉旋乾坤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脈難言而重陰積弊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爲宣提何以挽陽和於一線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鬯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屬悠悠泛泛之人而專有所屬當是時老哥試思順風之呼當屬誰人老哥卽不隨人人不得不隨老哥卽彼謬張其不隨老哥之形老哥當自保其不隨人之節而事勢所底老哥全操其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爲國家之元氣所賴而完聖主問揖客姓名一段心也至於運用之妙自如阿馨

所言然此在老哥自有深意無待淺人之喋喋特鄙懷有所不能已故信筆至此

與徐明衡書

別來情事從何處說起昨奉謁值兩大老在坐故不敢進念仁兄此時正忙何敢必於求面惟素忝道義之交有不容不及時以聞者被難諸賢同膺聖恩而三代誥封周蓼洲郎君之請已奉俞旨各家子弟事屬一體欲共陳乞自厭紛然望仁兄總疏題請則一舉而諸家之事完已具公呈候投臺下緣諸公子住處俱在敝寓前後不時相晤遂以呈稿來商其情切其理順仁兄仁心義膽必有語未終而據案起者無待弟饒舌也此事須得仁兄做精神掩映纔於國典有光而諸賢之目可瞑仁兄不後不先以是時至造物未爲無意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四

五

答徐明衡書

弟之知兄與兄之知弟俱不得向世俗人說兄自能脫俗弟有志未逮手教娓娓評弟過實面孔如炙而弟固望之以爲鵠亦可得力兄之自勘過嚴反覆攻擊渾是一篇語錄弟又借之以勘己得力莫大焉時事誠不忍言我輩生與相值只得辦下著底路數兄榮遷在何部卽就其位以謀其政此在兄鐵骨雪腸無不游刃弟拭目觀之傾耳聽之矣兄盛名已滿天下從此後就斯人言前之信以抒己未竟之施全在無言之地自爲猛健外人靠不著也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敢以是爲贈扇頭小詩卽衍此意

答萬惺新書

不肖方起罪廢之餘遠有筦鑰之役既慮其難任復訝所從來比

徐儼庭師手札乃知出台臺意台臺才高一代品冠中朝宇內羣  
倫欲邀一盼而不可得何所取於駑駘而三顧焉士爲知己者用  
敢愛四體惟是事未素諳任難奏效台臺既始之復望終之預畫  
規條盡情指教當以匹夫之志守之庶不負先帝之玉成而竟無  
辱大賢之物色耳捧檄以來匆匆戒裝翰貺先施措躬無地長者  
之賜未敢例卻對使登嘉附言鳴謝面侍在即不多及

與郭光山書

台臺十年龍臥一旦還朝君子道長無不彈冠以大賢之出處卜  
氣運也既見天心須從民望故園花鳥想應於爛熳中寓催征之  
色閒關中作勸駕之音某且偕具茨兄日候紫氣於春明門矣願  
早著鞭以慰懸眸

與賀遊戎書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四

六

別教令人驚愧門下才武自以公道受知於時誰攘天功者且職  
方郎盡杜請托只憑俸薦卽有駕海神通不能飛過如門下之材  
略自致青雲但當純信職方氏文告萬不可以歸功之言啟人欺  
騙也素承知愛直布腹心文告附覽

與高景逸書

某何幸以平生所仰爲山斗者而交臂遇之卽俗骨濁胎無受教  
之地只邂逅眞儒便足了落地一番大事前件上相公書稿如命  
誓不以示輕薄人此舉原非得已國事至此寧直非臣子愛官時  
亦豈臣子愛名時耶先生面教致耿樸公語樸公涕泗橫集謂聆  
先生語如再見確齋先生蓋樸公爲確齋弟子素耳景逸先生之  
名於其師而馳神者也某原擬親送書稿再聆警教爲連日勞懃  
復動痰火頭暈眼赤且惡心不已自憐病夫之不足與有爲也專



役送稿俟賤恙稍平躬領不倦之誨

答陳顯吾書

豚兒素辱年兄過愛每閒居自語何以報知己今秋微幸實出望外雖未必實稱此名愛厚者固俄驚鬪然之傳莫禁莞爾之笑主於護其名而不忍苛覈其實也弟初意雁行鳳毛而今竟獨前糠粃名流落第一榜厚顏然三年轉轂飛鳴有時佳公子豈肯作第二人哉殊卷二冊卽附投瓊之使此卽場中真底一字不欲潤色政欲畱不工之本色以見場中生活固不能字字無瑕亦不必字字無瑕也北人質勝一至於此年兄以爲何如

與任赤坡書

翁丈司駕未幾旋治兵於秦隴~~並~~當事者思惟東征宜先綏西之意按部之日山川生色可知也昨報謁欲求抵掌一談值公出未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四

七

遇前茅指日發矣弟有一肺腑之言不徒從桑梓起見直爲國家合豪傑之精神以求濟時艱則貴屬新選成縣令劉昌運者弟道義友也其人映雪肝腸排雲意氣才品爲燕趙樹幟困於公車而以百里請蓋推心時事欲有所作爲以酬素懷弟閱除書私語同志劉君牛刀小試游刃有餘第念頭太認真一味以公家事爲主全不向人情世局一照管安得更有如其人者而爲之上哉往問之而知爲貴屬也得其主矣渠之儀貌傾蓋間可識渠之展布到任後可見渠之遭際則得易事之君子而事之卽未出都門而精神已天作之合矣翁丈視弟豈泛泛曹邱局套哉驪歌未唱尙圖專候

與潘太公書

久別春風未能走一函仰候杖履疎節之罪想在汪涵憶懷魯兄

之歿已二年餘矣雖贈廕已有大典至今日猶不得與循資挨俸者並沐馳封卽孝思之未酬知忠魂之未慰某等每爲此獨居深念中夜徘徊非徒爲世誼之相關亦以國家風孝作忠不可少此一番提撥也昨高衷白監軍死事題卹之疏某當屬草痛念忠烈不勝涕零因讀其訣別家人手書以未封其親爲恨遂據此情入疏請以原任職銜給與應得誥命已奉旨准依擬矣當載筆時亦欲爲懷魯兄先立此案尙老伯攜世兄來令其比例一陳無不得請者亦懷魯兄未竟之志也前公祭文並分單稿乞發來尙欲一刻以志同心之感臨楮無任悵結

與馬滄淵書

不佞自會大將軍後每日有言無言常覺自在莫能名狀因悟古人遇合精神掩映史冊原來便是這箇滋味不負冲聖不負司馬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四

八

相公不負解公祖此自是不必囑付的話生與具某年兄從旁點綴英雄登壇之概且念有大將軍提旗鼓帳下須得驍健敢戰一可當百者數十人以壯軍前虎豹之威以聽臨機奇正之用楊虬髯蒙司馬相公破格以待令募平生結交好漢可充健將者速來再買西馬若干匹以副英雄馳騁生常會虬髯察其肝膽決不相負又爲之布置托西安兵道賈孔澗太守鄒靜長縣令李平田令大家扶持司馬相公先已寓書高按臺矣事關重大自不造次社稷有福必成盛事生與具某年兄笑謂只這一封用江馬方揚啟事便是恢復遼東第一實落著數中外亦俱覺有生氣也所諭云云自與壬年兄共求報命

答馬滄淵書

此疆場大計不妨與師相面商卽意見未盡合政好借以參酌但

時局終有難照管處此時此地只當論吾輩正經作用當如何如舍己以照管人人亦何常之有就一步又趕一步到底難依也

答馬滄淵書

固知昨儀非門下本意正欲借告門下者以告同事諸君也當是時大家相信以成關門絕餽送之名豈不提撥清明整肅之精神哉手札復以瓜果餅菜爲言勉爲登嘉然以後併此亦不勞更成鄙志耳

答馬滄淵書

爲京營馬價前具稟師相久不見信且疑且急忽見陳旗鼓等來甚快甚快卽到戎政府與當事者面付之矣軍需之事皆已就緒只爲盛甲弓矢腰刀須一一挑揀方得中用掌庫中貴初有難色不佞刃方爲圓與之道鄉情與之送禮物復遍賞其左右中貴歡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四 九

然待三守備甚有禮任其揀選除原無佳者則已但有佳者儘力揀出共費七八箇日子今可完事再向外廠查揀還得四日工夫也大要諸物皆是祖宗朝時造者爲佳近年外解多不堪也先此布復

與鄒靜長書

弟善繼頓首致書靜長仁兄閣下別後寒溫不敢敘只以要緊話徑直奉告貴治武舉楊楫真是無雙國士弟輩引見司馬相公司馬相公超授都司其相從二人俱授守備奉旨回招取壯士蓋司馬相公痛怯軍懦將十分怕敵累敗之後士氣難振而欲得驍健敢戰之士布列軍中以壯虎豹之威以備奇正之用而異楊楫氣貌知其胸中必有奇也與之坐而問焉因得其結客之狀矢口歷歷渾是一部三秦人物志遂超授是職使歸招其衆且出其講筵

所得恩賞賜楫爲聘禮此番舉動眞足提起英雄之氣第楫輩多  
人素負蹶弛必乏鄉曲之譽今又招選將材恩讐易起媒葉易生  
倘有差跌不爲國家之用且釀地方之憂關係不小全賴仁兄加  
意扶持宣布廟堂意指鼓舞豪傑精神默消地方物議蓋此時專  
取長鎗大劍原非細論名檢之時別是一副作用司馬相公盼盼  
然望楊楫一班弟兄早到便是國家今日第一要緊勾當而幸有  
仁兄在焉地方有大上司作主何事不成此天意巧於安排也弟  
筆不宣意然諺有之明人不用細說今乃刺刺於仁兄之前吾過  
矣吾過矣弟與仁兄有共事宿緣卽天各一方復以此事與兄共  
爲斡旋總之從爲國起見千里相應如左右手吾輩不敢誇口或  
亦無愧古人乎一笑

與鄒靜長書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十

數千里兩通雁足而未暇一語寒温然師相市駿盛舉賴仁兄以  
有成弟每謂師相駐榆關仁兄與孔瀾兄俱從函關相應如左右  
手且西土藉兩兄以安使國家得專力東方彼蒼安排良有深意  
是師是徒天下如此關係安危之衣鉢有幾哉至於弟之癡弟之  
病自知而不能自己蹣跚於壁壘旌旗間必有從旁刻畫之者昨  
偶答友人書有云直以共患難非能爲有無也敢再爲仁兄誦之  
年來關上斷絕交際獨於仁兄之餽不敢以他辭卻而西飛草中  
濫辱品題江村主人得與少文仲蔚相掩映矣勉步二草以供胡  
盧

與劉勿所書

恭惟台臺材棟國楹道航聖瀆風高左掖爭看劍影之寒雲臥東  
山共識珠光之媚久孚公論亟借老成邇者變起故園政須開濟

憂勞冲聖特畀簡書天旣爲社稷而生李晟賊且以甲兵而服小  
范海內所以拭觀大業矧勒旂常者也不肖雖進履之無緣而執  
鞭之有願近復從無盟兄譚及先生壯猷亮節不禁色飛蜀變初  
起之時嘗與無盟閒爲商略新開督府應下東方一以斷賊歸路  
立見游釜之魚一以振我天聲默銷負嵎之虎而曩時位置幾成  
爭端十乘之元戎認作一家之護法遂以東路委之先生督府徑  
繇西指鞭雖長也如馬腹何猶幸先生出此一路收拾之著尙在  
掌握第督府旣西人意不無觴有所嚮而呼應自殊耳某才非用  
世性不通方起草多慚借箸無計頃讀大疏良用慨然恨綿力踈  
蹤弗能仰贊舉似當事不免遲回此其根固繇識見之未真亦因  
議論之相左雖以勢不可緩理無可疑者而猶落落難於照管從  
來做事之難固如此然西南半壁終恃有先生在唯善攝道體蚤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四

十一

建殊勳國家實式憑之非徒素附下風者之私祝也臨楮無任依  
依

鹿忠節公集卷十九

明鹿善繼著

涇縣潘錫恩校

與岳石梁書

樞相初任東事而號翁臺助子總從國家起見彼時人疑樞相爲附浙也以去翁臺者併去師相轉盼變局而此時人復疑樞相爲附東也以除彼時人者併除樞相樞相自笑不東不浙兩無著腳爲今爲昔總成背時斯言也翁臺聞之亦當笑而涕繼之矣請一覲天顏而不可得翁臺遽訝其別有機殼詎知入春以來愈出愈奇哉矧弋尉羅百倍於翁臺任薊時新夏稍定則猶有天耳一向所患同室之干戈助敵自攻樞相徘徊浩歎苦之久矣安得同心如翁臺者與相周旋耶東山之出想不棄舊遊也

答岳石梁書

乾坤正氣集

卷言辛五

一

前短札奉復不能循往來格式翁臺果不督過再賜手書且雅意體物公事相質之時捐去篋筐只此一端亦世局中必不肯釋然者翁臺之相信不以繼爲非人也扇頭佳韻感慨淋漓讀至榆關未許泥丸塞二語按劍太息此方是今日爲臣子正經案宗繼雖腐儒竊附知音至於愛我之過遂辱昌黎翁臺善諱不虐繼而虐昌黎也前祝修武穆之業當是時有翁臺做眞武穆不妨容繼作假昌黎亟欲步韻而昌黎文高八代詩每爲人所短索性效之間旆旌指關諸惟面悉

與孫楚惟書

昨閱雄武營全中者三十八人且一連全中者七人全鎮鎗手此爲最上相公獎賞其官鼓舞妙術也然卽各營之每致憾於寧武營之搶先也則激勵各營寧武有力焉蓋營房則自顧車輛搶運

木植教火器則全占教師苦畱多住卽各營原該三眼鎗五百而今皆未滿三百獨寧武四百二十桿也論先論多寧武皆有似宜並行獎賞以示鼓舞特與親丈商之如不大謬乞啟相公施行

答孫楚惟書

連捧手教真如面談老師以國事爲家事老親翁就家事做國事斟酌身世字字肯綮所稱平忌者之疑殷望者之情從來救世豪傑想都有此作用老師已連發三疏以漸而深彼氏之子作何應法庸險愚橫固魔障君子不辭獨居小人然儻非氣運式微畢竟也自下低著授人以隙仔細看來還非上等小人其收權太驟火候未到硬摘生瓜遂致紛紜至使王言如辨揭手腳忙亂弟敢就大札迴紋讀之曰險而庸橫而愚行見其敗也又嘗見無才小人其柔媚時猶是他旺運到得忽然彊陽便是他衰運蓋物失其常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五

二

則敗小人失小人之常故也故事關國家有大氣運爲主君子與小人相薄相盪於氣運之中而小人往往作洗發君子之波瀾向使不遇小人則無轉折不止本色無自昭揭抑且精神或不翕聚小人可稱自汗以成君子特其心實未然爲造物所弄耳弟只以聖上之專任老師卜國家氣運之隆遂决小人者無能爲也此似無奈小人何而求出脫之理以稍潑心火其實理不外是老親丈連以松蘿賜熱腸人有時火從心起卽取佳惠細嚼之氣漸平汗微出所謂不平事盡自毛孔散誠非誑語則老親丈視弟之言當歌耶當哭耶丹心一點兩地共之

與張見立書

弟孤蹤僻韻夢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相公赴關相公一日在師中弟卽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惘款一念主憂臣辱

之日情願在行閒爲共憂共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仁兄知我幾曾會說體面話卽再有齒及者爲我謝曰鹿生癡人未出門時已稟念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而作回頭想使其至此果作回頭想諸君子亦何取於此等人而稱之

與葉問義書

老哥到關弟以住府不便出訪卽出訪又未遇復不能久候而還也惟是面可以不會話不可不講請以筆爲舌王堂翁此番又引邊外七十人入水關春初曾如此關人以爲從來未有談之者閉目搖首猶云偶然耳今次則爲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十恐老哥豈不聞耶夫撫邊而必引入內地其害甚於不撫不撫爲仇猶隔藩籬引入關內遂窺室家岌岌乎殆哉弟書生不習邊事但聞邊人言從前撫邊大臣不與見委其事於邊堡裨將裨將盛張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三

威儀引至堂下講折極有威儀斷不輕添一物卽彼苦求亦折以事統於尊下不敢許彼以大臣爲天上人不可得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而若陰若陽使俛首以就繚紼迄至大臣自與彼講而底蘊露矣彼之要挾無不可遂邊將束手邊事再不可爲矣大臣自謂控駕妙術弄諸掌上而孺子弄影爲影所弄得無似之惟大臣必自與彼講已不敢遠出遂不得不引之深入其窺偵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做工夫耶王堂翁自喜擅長在此不難引入水關他日關有不可知之事且於已無與是關而能保則撫者分功不保則撫者不分罪其自爲可稱兩利但於國家不利且弟復問王堂翁此番大爲逃將造福此逃將者既有任怨之人自當有任德之人理無足怪老哥以爲何如

與劉方壺書



年臺擢大廷尉而弟不能以一使賀既有西河之痛而復不能以一使弔豈情也哉幕府規模如此年臺不督過而佳儀佳刻種種爲不報之施弟在此不敢受人一毛而不敢以例雅誼卽無可報惟儼然受之爾師相經營遼事屯守已到寧遠前哨已及三岔西受約束不敢闌入東亦赭地自守以河爲界而我之將士鼓舞於師相之恩威密脫其畏敵之胎漸壯其克敵之膽蓋遼事之難爲只在戰士心寒於屢敗師相三年專用工夫於此所謂實實算竟局之著數虛虛提全鎮之精神者今乃見其端矣晝夜拮据無一念不在復遼無一事不爲復遼遼一日未復食能一日下咽耶特爲事機不遠事體非輕闖外之進止最忌宣泄而朝中之議論更苦紛紜欲見上面陳之而後舉大事乃疑者以爲欲據中書堂也咄咄許由果竊皮冠者歟新政初行抑掄更甚邊人遂有承望風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四

旨以排恢復之議者以文吏則事外之生手硬攙以武官則營中之驍將連摘是何異於助敵自攻耶夫以天大重擔向苦無人著肩既有肩之者乃不來幫扶反相齟齬又頓忘事急時之情狀以事緩而遂視擔擔之人爲無味年臺所稱處堂之燕真可下憂天之淚耳弟卽豎儒爲國事到此眼見有復遼之機心恨不欲復遼之人不減於年臺之念維桑也惻惻無次

與劉方壺書

樞相遠纍臣一疏聞同鄉長者有疑言是未細按疏中語意也弟處幕中此情最悉敢再爲直解夫纍臣之棄遼而歸咆哮都門人莫可如何卽當國者不敢訟言執之彼固曰舍我無人守關也人亦曰執彼無人可代也而竟執之以付司敗者非決於高陽之一語耶纍臣大哭語所親曰我今落在高陽手裏此人所共聞也纍

臣無日不爲脫纍計舍關事別無題目而樞相當關經營遼土步  
步荒涼皆楚人一炬所致從頭收拾重開草昧固自爲社稷計當  
然初非有意與棄遼者相形而纍臣大恐以爲復遼事漸成則棄  
遼罪莫解人所爲厚國之藩垣者彼以爲固己之罪案遂百計以  
破恢復之事必欲使遼受不可復之名關現未易守之勢而後大  
翻身整舊案也其氛甚惡其黨實繁抵死以與邊人爲難言路則  
倡而卽和揆席則呼而立應年臺試味年來之條陳與稟擬其把  
持牽制線索自明樞相苦之極矣殺之不能遂求遠之蓋是時如  
祇爲一身計直行己意自是綽然求濟國事則大有商量在但得  
肘不旁掣挈兩河以還報吾君卽心所欲殺使得緩死亦無不可  
况以中外所不能殺之人而徒認欲殺之名於己使其畢力以撓  
恢復之事忠於國計者當何如處耶樞相苦心苦語具在疏中而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五

五

所最得意者又在待事平再議之明指纍臣向謂遼事平則死莫  
解今則遼事平而後死可解不得不轉其幸敗之心爲幸成恢復  
其無撓乎至於人情之有恩怨世局之有反覆固非身任危邊者  
所暇計也此語可爲年臺道耳

與劉方壺書

徐恆山之無愧爲漁陽太守也得年臺數語畱品格於兩閒卽徒  
步歸田固甘之爾夫以肩重擔之樞相欲培養一人以爲榆關後  
勁而不可得尙何言哉時事驚心不獨此車營驍將所恃爲渡河  
前驅者一疏而摘其二廠衛之使復絡繹關門如此地方而撓亂  
接踵邊人救過不遑何以辦敵年臺悉其情否

答劉方壺書

遠承密囑敢不切心年臺之所指於樞相者原是公言然樞相之

微意樞相既不自言卽堂以下門以外便不能解况在數百里外乎弟日侍樞相頗窺其意去冬關上百凡未備而制臺自開撫邊之局只得令其自完之蓋事之始末各有歸著年臺從容觀之其意自見至於江鎮不勝其任固未待大疏之及而先已調馬尤二帥到關意可知也危關日日緊防大將替身未到有不容不少待者非姑試姑畱爲見戲也分營乘裨強半南兵而爲守爲戰非動卒數萬無以供奇正之用遼人皆知難恃三輔又苦無兵不得不抽於各鎮間撫擬三萬五萬樞相難之不求多只求精合八鎮而共調一萬二千之數今陸續到矣此不得不然之事而已細經商度非漫然行者若夫各將部署已稱一新舊弁畱用十之一二憐才使過幾煩推敲矣去冬營房尙少諸軍猶有擾居民者勢使然也今春五部增造營房指日落成民居其盡清乎然關城近日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六

民甚夥男婦往來景象勝昔可喜也此等事端卽具委情卽傳形略不咀嚙且可硬坐况其標本相權明暗互用良工心苦有可令鬼神泣難以影響尋者乎大率天下事未易言執煞直徑便非經綸手段弟生平極肯講直徑道理者迨學更事變態錯出有時是反成非深反類淺而後憮然自失故於樞相舉動屢進質疑乃知韓公原自有說耳雖然事在樞相者微而可會久而自明無賴人爲註腳弟之所讀密札而心驚者論新鎮數語也弟日與周旋悉其肝膽直可爲文大臣不當以武弁論也器識甚遠經畫甚長豈徒有其表者使盡其才可辦東事此是榆關得力處此是樞相具眼處渠日討軍實而訓之奚暇替舊鎮修隙且軍民之感人有同聲仇視者得之乎大約關上人心共歸大將有不悅者撫臺之左右數輩耳亦人所共知也使此數輩果得遂其簧鼓之術馬帥

一搖而國事去矣關係不小不容不爲年臺盡之弟固知年臺之能受盡言也

### 答趙青城書

捧讀手書頓發深省渾是蘧伯玉知非一段公案吾輩立世但能事事自己照對討箇明白是處如何是不徒付暗合非處如何非不虛託引咎則真性自然常得出頭便是求自嫌的正路弟幼讀先正語錄粗欲立志而工夫不實所謂鞭辟近裏四字全欠以致顛毛種種殊無進益忽得翁丈一提舊景戚戚然復動是翁丈大造我也不有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今想翁丈政在梅花香境界併挈我凡骨亦有仙意弟嘗謂貴同年孫鍾元年少於我間道先於我里居咫尺晨夕受益今行役榆關復以望氣而識人龍入行妮妮儼然語錄讀罷珍藏旋出展玩反覆不能去手逢人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七

不覺在口是何龍處榜有兩大賢而弟俱受其益自喜自矜有福人也清惠一一先嘗以稱尊意歸途未知能登堂否蓋隨相國屬車之後不敢另爲行止容再籌之

### 答康博士書

承諭敢不效力然弟一向絕未會於關城將吏處輕送一人蓋幕中司官送人到各衙門是自作囑託之俑而其人借薦主之勢橫驚於各衙門人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故事若小而所關甚大特求用者匿其本情只以輕省話頭來誑吾輩哄得到手遂不可問那時吾輩反爲所持矣近來關城亦有一二類此者弟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乎恐兄丈至誠爲人所誑故縷縷以告

### 與諸總戎書

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諸君屢以此相遺也不佞從來不做虛頭事說撇清話諸君堅不肯相信奈何佳儀並帖完上

答張泰宇書

幕中傾蓋聽長者沁骨之談直撥開當世重重雲霧迄今几案枝巢猶帶真人餘氣弟亦自謂當是時爲眞君子知音須儂弟一屈指也深荷大札益認熱腸蓋師相欲蓄王世忠於年前脫自己袍著之彼時廣寧失守而師相遠猷已打算著數特兵陰道也不欲先泄而今則時至矣雖然心師相之心者似翁丈幾人哉抑掄王世忠者卽同室之人其機設可畏可慮師相於此良工心苦可泣鬼神欲從欲逆兩屬未便而後師相之妙用始見卽安排項蘭齋亦自有深意大約事至於此無可他說只曰天祚我明必成此事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五十五而已匆匆草復不盡欲言

八

與白惠風書

人情常靦面卽千秋人物亦不爲驚而每於別後追憶地愈遠情愈近則年兄今日之事是也以一人就三軍易以三軍就一人難壯哉旨哉日月幾何難易欲作殊觀乎且今日之榆關比年兄初到之榆關其難易何如則扇頭俚句卽未敢於詩有當而於年兄本色有當也還朝尙未定期臨筆神往

與楊扶寰書

別年兄一年矣梁月之思當不待言而事在緊急不暇寒溫則目前關事共憂餉絕郭寅丈來弟迫而問之乃知外解未到委官坐待也嗟嗟此病弟所親身嘗親眼見管庫時曾叫號於堂翁復呼籲於聖上與文弱兄講求道理莫過於嚴參罰一節遼餉加派不

多郡縣果急奉公自能接濟只爲參罰不嚴相牽捱延榆關何地師相駐節於此日訓軍實而忽告餉絕年兄思之此豈小關係乎目前命脈莫急於足兵食目前道理莫急於嚴參罰如堂翁狂情面我輩當以一官爭之弟憶當日略嚴參罰而河南四十一萬車軸相摩而至文弱兄曾飛告弟曰甫一行法而方伯急公至是安見天下事不可爲也則今日之事在年兄矣弟再與年兄深計堂翁如不肯任怨卽行參罰如不能處一二方伯郡守終不濟事當力與餉院言之藉其風采以警人心至要至要至急至急

答高佐擊書

前年邂逅已識英雄苟可自效推轂豈待他人從與而僕深居幕中不私見一將吏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承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師相之位置幕官者卽所以愛之安之僕輩稍有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五十五九  
知識敢自越局乎門下試思使幕官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繇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繇某幕官尙成事體否不獨此也舊撫以好用其素所知厚之人而掛物議師相初曉譬再四彼不聽而敗又況門下明係桑梓易嫌瓜李乎僕生平不敢作違心語不敢作誤人事故自述其不能之狀如此至於門下原係舊將與新投諸人不同或自有效用道理當事者或應有超用道理惟門下自擇便而行之勿泥僕之說以詞害意則善矣

與郭蒼林書

昨承面教卽以入告師相固心嘉老寅翁爲冰雪腸霹靂手也卽各衙門事體或有參差而諸公總期於求一是師相正借以執兩端師相云餉使手本已批行鎮道而鎮道不敢發一揮明也至府聽諸公於老寅翁卑尊相承自有定體老寅翁亦豈真欲執各

廳使曰僕僕庭下哉近日朴責不過委官又未始非因公事下程之說可供胡盧師相處未聞人造此語又豈有師相而自以諧語書之者寅翁可勿疑也大約師相折衷天下事而非主先入之見調劑士君子而不聽細人之言世俗所稱朝三暮四背前面後萬無之鹽糧一節師相稔聞其故蓋白惠風在此曾大發明而非起於山石道也七錢二兩雖有成議未愜人心國商兩利乃可耳此議專以利商遂至虧國故白惠風不收原爲國家惜課且併爲自己遠嫌既係商人討便宜則形跡當避也事有關係安危而又別無騰轉者則信心不必顧跡若無緊關係而有別商量必欲拂人議何以明己心則跡與心又當合看耳寅翁具文請於師相當有所以處之此師相極知寅翁極愛寅翁欲竟寅翁之大用而且爲參酌且爲保護旅見不便多講寅翁或獨見一番當悉師相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十

用心當爲終身之得力也弟忝知深直致其說如此

### 與閻浮檀書

遼撫有何受享而吠聲者求多於先生及師相有西用西之說而人始曰遼撫非人所樂就豈其在北則樂就在西則強迫歟吾儕北人直恁好事是可付一笑矣先生不辯最高水清石見於先生何損焉寧遠覺華之事卽未敢易言而師相在此著著已漸圖之特師相沈幾不大聲色耳兵陰象也以陽用之則敗先生亮已得於言外矣屈指做來試看排覺華之議者含內愧否而先生之不辯也所謂天不言自高也拈筆低回如見顏色

### 答陳雪灘書

兩奉翰教具悉爲國薦賢盛意旣經品題定屬干城然弟未敢輕見者幕中年餘全未私延一將幕僚數輩使用人之事而可預其

弊有難言者卽真知其材亦只得聽當事者公道收之何敢明白示以徑也事體在關城耳目衆多如雲如雨誰不盼盼然聰捷徑無奈以落莫鎮之自負癡心始終無閒而彼此異地難以概施想翁丈能亮之也

答茅止生書

曾於徐老師口中聞足下名於佳刻中見足下才於楊允諧耿樸公坐中見足下面於宋獻孺山海道中詳足下近況而今復親接尺書曩爲識荆今則投分矣足下天下才也胸中兵甲筆底風雲卽一刀札無不頓挫欲宕令人心折復令人魂搖僕雖腐儒曼聲讀之唾壺碎矣天生才必有用才如足下而肘不懸斗大印無是理司馬相公知足下之深而不以斗大印相付無是情然必再爲躊躇者非過爲鄭重也愛足下而代爲謀之忠也足下才富年富乾坤正氣集

卷三 辛丑

七

將來無窮建樹有心者寶之護之以需其機緣之自奏也足下自於言外得之獨僕恨不得卽侍人龍爲介介爾代書者病自拈秃穎深愧不莊

與徐恆山書

船事固知台臺自任必自緊所以丁寧者恐台臺不知進取之期近也事成未易猝辦然不遇難事無以見有心人之拮据趙守備六船或亦過求精緻且作用閒有揶揄耳老父母既有字與袁自如渠必有說以處此弟可從容緩頰未必卽於今徑代爲告減也何也在袁道則可在弟則不可地使然也老父母只是盡力做去我之力盡師相亦必無過求之理然弟則望老父母於此難處之事比別人多做得幾分纜不枉師相提挈之意常想古人每於極難事有巧法嗟咄立辦執法不是法試博謀苦想或亦可別生路



數分頭做之乎弟書生之言非敢謂有當聊以附起予之義何如  
何如開平趙春元素以急公之誼擅名鄉邦弟雅重之如此等人  
或亦可以託心可以畫策否

答徐恆山書

弟蹣跚自策從師相於嶺雲島月之閒殊不覺疲蓋與諸將吏同  
在鼓舞中而且馬上行吟不覺成帙自謂詩中有史當爲東征紀  
事也以師相急於爲社稷圖安遂不避危險然亦必安其身而後  
可以安社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危者比而從行之幕僚安  
可知已老父母至愛情見乎辭炒栗剝桃細嚼故人之惠邊聲入  
座塞鳥窺人遙憶孤竹君在二三百里外微覺異香拂袖此或公  
餘相念時乎使旋附謝不盡欲言

與王坦山書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三

老公祖之南而物論譁然不平蓋士民實有口且其口衆造謗者  
以勢寡而避之前事乃愈明弟竊聆輿論慶人心之未盡死恨未  
繇縮地一對老公祖悉其狀每遇南來客輒訊其識道貌否近乃  
得之於止生茅兄略陳近況固一一是坦山先生本色且言重門  
洞開絕不承行反扃舊規因鼓掌快卽此一節亦見全體又妬茅  
兄侍御席醉酒飽德弟獨無分窺門牆分餘瀝一七箸也平素恥  
修寒溫豈反施於有道然既遇便鴻覺其不容已於一候起居固  
與世俗寒溫似之而非者至於遼事實食息以之亦不敢以告蓋  
兵固難言卽樞相累有言而可言者皆非其至者也樞相屬請觀  
上面議邊事而疑其脫卽不卽許夫此事惟苦人之不肯任不能  
任旣有人肯任能任而又不能信抑掄之端已屢見矣天下事尙  
可言哉總之事至於今樞相旣以身任安危弟輩卽以身共患難

還復朝天有日未復還闕 期樞相每舉此語弟輩併示諸將春  
明卽赴寧遠矣老公祖於邸報中細味語意得無慨任事之難嘆  
同心之寡爲榆塞征人一入夢思耶方切戒語忽又怵怵

### 答郭金谿書

承諭王父母事自是地方公誼弟有何不亮年兄乃矢日耶至於  
別幾媿媿無非真人本色然如祇以對弟言又何妨儻必欲申此  
說弟何敢漫以負商確之意乎弟原以直腸附交末初亦謂一直  
足盡天下事迨歷世務備嘗人情事勢之變態始信莊生所論魯  
國之儒一人千變萬轉而不可窮真善形容孔子之直者便可作  
人生也直註疏於是不敢易言天下事以事之中有事也不敢輕  
論天下人以人之中有人也而論人與事於此地尤未易言各有  
欲翻之舊案各有欲護之殘局各有迷人之雲霧大要有意造言

### 乾坤正氣集

#### 卷言五十五

三

與隨聲附和者均足以淆視聽而起波瀾願年兄深察之也所稱  
徐公祖王父母自是確論蓋郡縣之事易知守令之才易見也至  
於邊事則當別論札中諸君子閩可專任乎張可卽撫乎王可徑  
釋乎毛可認真乎收邊人另有奇策乎結西人尙有遺力乎此無  
難見而年兄猶未免循影響也且年兄有所急欲釋又有所急欲  
殺而不自知其欲爲欲釋之人地者反爲欲殺之人地何也此釋  
則彼不得獨繫所謂事之中有事年兄未之思也關門諸弁耳而  
目之熟矣札中所列原屬可用而必曰不次之擢曰可以重用則  
材略勝此者尙多徐應垣略似有膽智則猶人而以爲智足過矣  
韓魏公以膽自許又謂入粗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則膽智原非二  
物今天下誰其人哉師相身任東事其算竟局之著數於絲夢鼎  
沸之時一眼到底不減淮陰登壇隆中抵掌而其提全鎮之精神

者寓繁於鬆寓明於晦寓遠於近脫胎換骨而人不驚所稱膽智此其人歟使師相不在師中而天下事之去久矣年兄好論膽智前時曾以稱閩鳳老而以介直無私稱師相是全未知師相者師相原不易知年兄又據傳聞循影響使作用而令途人可知又安在其爲兵機爲將略也弟玩年兄語意於此中事情都似未晰忝在深交不敢不以正對近者答友人書頗發此意併錄上

答陳令威書

弟乃於此地逢年兄也然聖主憂辱之時而存具肝膽如年兄者又安得不於此地逢弟也今天下何處不苦繁文何事不成虛套獨山海略簡近實蓋剝落之後天根始復各有職掌惟日不足卽好事者到此非力苦於無暇亦意闕於寡和耳如貴衙門尤事之極簡者年兄當以亭亭物表助元老之精神肅三軍之氣色使素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十四

養幕僚得以世誼引重英雄榮施多矣草復不盡引領著鞭

與孫魯彥書

老師丹衷石畫軼范駕韓軍中兩年又巧生於熟弟從旁偶窺閒得一斑每謂此中操縱緩急無不曲盡事體深中人情但幸中朝無助敵自攻者復全遼猶運掌耳至於弟原以君父之急從老師於行閒何嘗有意好官而求全者且有捷徑之疑欲釋此疑無別法只恃老師知我始終莫討美官使成就得一箇恬字榮於九遷矣老親丈必以爲然

明鹿善繼著

涇縣潘錫恩校

上葉相公書

竊惟邊疆之壞繇於債帥之墮軍實債而帥繇於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爲之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貴人之情繇於自愛其官而甘爲之慫勳職方而不可爲則邊事終不可爲然職妄意此時職方之或可爲也蓋謂遼東喪其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卽有善鑽刺之武弁慣請託之貴人亦必爲自己性命權讓職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也職方氏受命之初對天誓神淚流滿面欲拚命拚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爲國家復疆土而雪詬辱數月以來正路已通旁路已窮而旁路之歧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撥搖撼無處不到嚇職方以罰乾坤正氣集

卷言五十六

一

以降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而屢變此督撫之吝所繇來也斟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以求勝至有司官豈得違阻之旨而善鑽諸棍鼓掌彈冠謂不出吾設中矣竊亮老師稟擬之意明知司官非敢違阻姑爲責備之語以爲行邊本兵存體面耳夫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與違阻不同假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迂何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且總督之咨從者過半其所不從各自有說司官稟呈堂官而行之堂帖具在可告天下何名違阻言莫予違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以總督遂不容部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耶在不違阻耶彼未用諸弁從前之歷履較然此時之線索顯然國事至此再禁幾番使貪幾人使詐中外諸貴人苟有一念

眞隣國家陷沒之封疆荼毒之赤子當共窮此諸棍之路而乃爲之抵死出力與職方爭勝耶夫司官稟承堂官者也責在司官意連堂官此時堂司相與有成各具肝膽各負氣節卽奉此旨豈肯喪其所守諸棍亦逆知堂司之必不以一官易其所守特欲借嚇司官者傾堂官使堂司去一則局可破而爲所欲爲耳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給薪水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自不罷手不去職方不止然職方去而鑽刺者便請託者便卽於職方亦何所不便多事之時羽書如飛徵調推補百務填委職方一身畢力擔當夙夜在署精神勞瘁形容瘦削而以奉公一念遍結讐敵倘獲釋擔何等身輕特此職方去而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便耳國家之便在奉公而人臣之便在營私公私兩途自有難易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之人不急爲護持以勸羣吏

乾坤正氣集

卷言平六

二

反左袒諸鑽刺者而擲揄職方幾何不冷人心而長邪氣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舊套永無不債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違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敝其大端有二一曰賣法喪師失律全不問罪一曰賣官大將偏裨各有定價而總之成其賣國世不乏能買而難以買不賣之主今之不賣者誰哉諺有云斧打鑿鑿入木職方木也誰處其斧誰爲之鑿機括相逼卽欲不賣者亦有不容不賣之勢不思法賣矣官賣矣而國旣賣之日其家安厝哉伏乞老師破難破之情面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明職掌也敢披瀝陳之唯老師畱意焉

某同武庫司主事杜應芳奉督師相公委催軍需在戶在兵在京管在太僕者已蒙諸老先生應之如響私自慶幸可還報督師相公不悞東方機宜也獨軍器種種在工部給發者十餘日來尙屬杳然在厰者未見束裝在庫者未聞移劄某等僕僕催討憂心如焚昨聞有具題之數厰發弩弓五百張弩箭五萬枝鉛子十萬斤戊字庫發盔一萬頂鐵甲一萬副腰刀一萬五千把大梢弓九千張大箭十萬枝而止令人惶惑夫督師相公所討之數疏咨具在某等到京卽詢厰中所有固知有鉛子可足斤數盔八千頂甲六千副腰刀六千把大弓一百八十張堪修者五千箭十萬枝弩弓五百弩箭五萬枝夾杆銃五千三號雙頭銃一千四號雙頭銃一千砲五百固指定在厰者爲給發更以在庫者爲補湊庶於原數可完於急需不悞今聞部題若是見有之物明明扁鏹不發且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三

原討之數明明裁減過半也如以爲畱備都中之用亦當權緩急之宜先儘見在者應關上續以再造者備都中一爲變通兩不耽悞且措辦十萬金原奉明旨執稱匱乏未措分毫夫原乏之金錢卽不敢強原有之軍需何又過靳大率借重根本之說以支離東事亦思除定東方之外無以善護都中乎督師相公遣職等來政慮差人易於隔絕移文或成支吾特命面當事者口致急迫之情詎意職等不稱任使雖面懇而隔絕如故雖守催而支吾如故乎肥瘠秦越若非共濟之舟涕淚號呼誰念無衣之賦軍需旣悞東事奈何當事者儻一回念督師相公爲何事而請自不委諸草莽職等爲何事而來當不罪其聒激也伏乞老師移字於陳老先生如原討之數速爲給發揀選精堅勿以朽鈍充數東事可以不悞職等可以無言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上葉相公書

門生所稟蓋聞陳老先生不肯發贖中見有之軍器非專以內府論也陳老先生何不提厥中物祇言內府乎味勿急逼急亦難辦之語門生之得罪於陳老先生者深矣然原請發其見有原非逼以難辦原稟詞意自明惟陳老先生畱神一簡之其或陳老先生原已盡發厥中之見有更以未完之數取足於內府而門生誤聞不發厥物遂爾多口未可知然門生癡腸不能頓徹於陳老先生而素悉於老師則今日之叨叨如果出誤聞是門生之罪也而東事之幸也死且甘之矣無任激切之至

上韓相公書

職等所催軍需京營馬三千五百匹面承朱老先生計議以銀五萬二千餘兩作馬價聽榆關差官自買深爲便利又計榆關一向買馬則例十八兩一匹蓋市口馬價之外更有盤費草料與稅銀之費也今發銀五萬二千餘兩一匹止作十五兩以十八兩則例尙欠三兩目今太僕寺設有京營馬匹待解到折色再補一萬五百兩爲盤費草料稅銀等項仍各每匹十八兩之數夫車營借助於京營邊腹聯爲一體折色復還爲本色通變妙於不窮既經三思不煩再議懇乞台臺念榆關緊急之需成京營變通之美使蚤得俞旨以便遵行疆場幸甚軍國幸甚

上孫相公書

職等到京遍謁當事者口傳台命無不一一響應兵部七萬戶部七萬太僕寺馬三千一百俱已題發戶部復有十萬約在七月中旬可到京營馬三千五百匹面承朱老先生計議每匹發馬價十五兩共五萬二千餘兩卽時題發職等初以未合一向十八兩之

數再以商確又恐挨時悞事多不如速因擅諾之其銀鞞裝畢又念其運到關上再爲遣發不如差官到京就便運買謹此飛報伏候台裁工部軍需金錢執稱匱乏軍器祇應少半頗費唇舌尙未確奪容另報

上孫相公書

京營五萬二千五百之銀卽於陳旗鼓到日兌發蓋兌銀在十五日十六日午前出門至十八日燈下忽奉台命則此銀已將抵宣鎮矣再四躊躕銀已去而復追旣難爲力於京營馬旣買而復討又難置辭於罔寺不如此照前行更爲清楚卽欲有借討不妨作二次行之庶乎事不粘滯而各衙門易於奉行也因止齋本官畱本末上非敢輕爲專擅實詳酌其權宜原本齋回職等已於十八日辭朝二十日起身回關先此具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六

五

上孫相公書

李生來披示鼎札春溫之氣病骨欲蘇詢知老師起居佳勝手額稱慶每念老師素原無病病從塞下得旣脫塞下自爾霍然門生前原耽病往後復帶病歸只好強之性恥爲病困略可支撐卽作據鞍狀然亦時復困憊近稍知懲矣惟是宮牆之戀席寐恆切誠如師命西山之入有時尙能僂僂爲奚童伴想比十三山之往大自從容也三年十月十三日之詩爲某詠而未以示某業製錦囊以候老師諸稿鐫完多時乞每種賜二部蓋欲一置案頭一藏櫥中以老師提誨無已故敢併請恭譯題楹十四字不減半部論語某何人斯敢爲優孟然不敢不拜賜矣臨楮無任依依

上孫相公書

門生賤體比前略愈而蹣跚之步以黜朝班尙覺其難家居藉庇



眠食漸復憂旱得雨色動田疇遂忘牀頭有久壓之部檄也然繼視此尙不足當雞肋當是時果有以世法相尼者適相成爾止生詮次老師督師大略已成帙然老師自己事惟自己心自己口自己手乃無不了了一假門下士便有所未盡匪獨耳目多所遺忘深心遠志原非淺衷所能盡測須老師盡情筆削庶可成不朽之業夫兵事當爲後法非闕有激而云也老師豈以爲不然

上孫相公書

太倉之謊久假不歸長山之辣愈出愈奇而其所以至此者老師當事任而不自敘遂使天下眞以爲無功被誣謗而不自明遂使天下眞以爲有罪市虎三至能不投杼乎夫老師督師事業總用金錢而金錢百五十萬有功則爲功無功卽爲罪原不能做無功無罪之人老師從來只嫌於自敘三年辛苦不曾有幾種書冊傳

靴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六

布指紳閒漸丟漸冷久而若無遂使有賴功者人賴矣猶不自言則賴者非賴功旣被人賴則罪卽自我當其有今日勢所必至老師初豈見不及此特以爲事實在邊疆必不容濶賴天理在人心必不盡漸滅而今乃有出於常理常情之外者老師想亦悔其言之不早矣馮異不伐充國言功各有攸當也彼己之子旣不遺餘力老師今豈猶有所諱而不盡言耶當是時仇我者固多好我者亦只有爲老師不自言從前拮据未著人耳目遂使仇我者有所賴以肆其毒好我者無所憑以執其口此事之最易明者也昨見王道長相說一疏論閣臣分派票擬之非謂軍國大事宜專責首輔擔當已奉俞旨此物極必返之機然老師亦必預有安排不落齊東之手更令臺省中同心者協應之方得大壘指歸耳衷情憤鬱語無倫次惟老師原亮

與朱戎政書

某等所催軍需概已就緒京營馬匹已承台臺面諭解銀更爲便宜關門一向遣官赴市口買馬每匹價銀併盤費草料稅銀等項約費銀十七八兩今台臺協助馬匹數目三千五百匹照市口買馬則例約該銀六萬餘兩所費不多所需甚急權宜之柄台臺主之懇乞卽賜題發以慰督師相公懸懸之望某等早得回關實爲恩便

與朱戎政書

某等前蒙台臺題給馬價卽師台臺變通之意具文於督師相公請差官到京取銀運買以省一千四百里解銀往返勞費今已得請差官到某等處取銀懇乞台臺卽命經廳兌給某等以便與差官運買緣係急需專望速發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六

與陳大司空書

七

某等奉督師相公命催軍需咨文已躬投台臺所稱三眼鎗烏鎗概未蒙給卽盛甲弓箭腰刀鉛鐵亦減於原咨數目某等連日入內府及外廠查簡見內府中弓箭可用者充棟卽照督師相公咨數取盈猶未足損武庫之十一獨甲除方葉明甲一百副外餘俱近年外解殊爲粗惡不得不照台臺移咨之數領出而外廠甲較此頗勝且鉛子儘勾三十萬止給十萬不能不總望台臺之補給也督師相公咨文原就得旨之數金錢軍器兩者皆需職等不敢以台臺原乏之金錢強索亦不敢不以廠庫原有之軍器求足也前與虞衡司計議知台臺目前不便盡給日後尙可再發某且感且服元老深心原非淺衷可測夫軍器此時原係急需督師咨文原非虛數卽當事諸老先生亦無不於空匱之時用變通之術蓋

就緩急權標本略騰那於後先遂兩濟於軍國台臺急公至誼二  
祖十宗實式臨之不獨某等得藉手以報督師相公而已某等無  
任感激屏營之至

與張玉田令書

貴治故鄉官孫君諱光祖與先祖庚辰同榜同爲晉中令孫君歿  
先祖經紀其事不佞以行役訪其家則其嫡孫育蘭來凋零之狀  
至不忍見窮苦之詞至不忍聞且訴且泣謂與其病父啟運僑居  
二屋地方派使巡夜蒙老父母批免以存先大夫體面也不安對  
之同涕復與之同感又言恆產賣去而糧猶存者三十畝蓋啟運  
痼疾而育蘭幼穉遭人愚弄今始知之而又貧弱不敢自鳴不佞  
許爲代鳴於老父母亦因感老父母批免巡夜盛心故敢以告其  
中情事以行急不能細詳惟乞老父母一畱神爲寒谷回春溫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屈指事竣復經貴治百拜以謝

與方仁植書

弟自得交年翁芝蘭簿中添一勝友每於無言之際默相印可一  
切寒暄不到筆頭而茲有一言實駭觀聽幸弟在此向諸將爲年  
翁白心事亦幸弟在此代諸將向年翁訴緣因也師相五防一敘  
部覆稍稍此處人心夜長夢多因問耗於吾司之書辦書辦遂數  
其空手來問之罪各派價錢如參將陞副將者五百副將陞總兵  
者三千卽前屯寧遠二總兵已經明旨批出而敕書全不見予曰  
總待三千之價也其餘諸將各有則例其參遊之轉書辦猶云專  
以謝已至於總兵則明曰原有謝部之禮所稱三千者蓋堂上一  
千本司一千書辦一千也禮不足數斷不覆本是言也年翁得聞  
之乎弟日與諸將周旋因悉其苦苦於辦東事猶可言也苦於辦

部覆不可言也其言曰他鎮安穩年年敘防年年陞官今某等在  
此無一日不防歷五防而始得一敘猶要費千百金而始得一覆  
諸將守法難向危邊戰士斂錢閣部開恩又被方司書辦掣肘奈  
何弟慰之曰方印君清絕一塵剛成百鍊且係閣部門生斷無相  
左之理其稍遲遲必別有故書辦所言者騙局也當爲汝白之當  
日對答如此謹告何物奸書張此騙局可恨也其神已之權可恨  
而又撰謝堂謝司之說以汚官長更可恨年翁何等人物政以欲  
清債帥不難拚官爭一而若輩以此爲誣謹固封以聞然望年翁  
之善藏其用也此輩何足深論第無墮其計而已弟此紙亦不假  
書手塗鴉自愧歸咎禿穎一嘆

答方仁植書

師相督師而年臺司樞君臣師友可謂湊泊弟以幕僚袖手觀成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六

九

然承手教卽以呈於師相固知年臺諄諄於慎重而師相原極慎  
重者又知年臺切切於肅清而師相之加意肅清復不自減也特  
地隔則情未著心苦則跡難明年臺卽師相高足弟子亦烏能於  
目未到之處遙爲射覆弟之椎魯又烏能以筆爲舌使師相微意  
瞭然於年臺之肺腑計無所出只以打總法奉告曰年臺今日但  
自審其信得師相過否耳如信得過則兵之進止將之去畱應聽  
師相自爲之所謂韓公必自有說也談詩者謂詩有別才非關學  
詩有別趣非關理詩固然兵爲甚兵而謂之用政謂別有變幻之  
妙運於尋常蹊徑之先人而謂之用政謂別有鼓舞之權行於尋  
常繩墨之外使執定法以決進止執成案以議去畱是尋常之事  
理非兵之理也卽如關臺舉劾大略近之而如尹應聘陳九德則  
又令人惋惜尹之束伍極嚴其軍營熟練爲諸軍冠特氣太悍性

近忍卽其行中亦有怨者至於陳九德之教湖兵則關上所重藉也湖兵王光有胡伯顥相繼統之而日諜曰逃猱狎莫制關人憂之視爲大毒師相拔陳九德統之親放月糧分毫不尅復以恩義結其頭目而漸去其倡亂之渠魁衆遂心服聽其教練如線索在手跪拜如意向之大毒今爲最得力之兵此其人可去乎年臺覆疏亦一問師相意否卽不得不爲關臺亦略削其新加之銜使仍以副總兵管事無不可者

答方仁植書

師相初到關滿目皆逃將是時何敢訟言誅逃密用脫胎換骨法新漸集舊漸去使人繇而不知後先汰過逃將毛有倫王光有胡伯顥倪寵皆副總兵也參遊都司則秦希尹周士廉李價高國楨尙志宏李爲瑚田應宿鄧茂林史光裕許子敬高從龍宋鴻儒諸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十

葛佐賈登科趙忠誥等未易悉數復有梁邦璧以刑部脫其罪赴關投用近又江朝棟以兵部咨赴關聽用皆相繼逐之師相何嘗不銳意肅清乎然師相又以憐才心用使過法視其可集事者卽嘉與維新以收桑榆之效期於有補國家事不欲執定汰逃一路以銅可用之才如趙率教營之甲李承先徐璉祖大壽等皆用之而效者卽李秉誠亦以初到關時戰守之具一無所恃以練火器爲救急之著惟李秉誠熟其事因無道公舉遂用之二三月間教成火器手八千年來避敵有如避虎師相提掇鼓舞總以默轉其避敵之心日習當敵之技人可當敵則說進說守總是一事而必欲緘口諱進字是使人默默習避字也三軍之氣無言而自索矣事尙可爲哉况兵原無定形那得預先執定一說師相三年於此作用難向人言人有描畫者非據已所見而影爲猜則據人所傳而

聲爲吠卽愛我仇我主意不同其無當於情實則一耳以年臺爲衣鉢正傳是可當面印可故前有奉邀赴關之說年臺且難於無故弟何執而回部耶卽使師相不容於時不獲竟東方之事亦相率歸田耳回部則何敢

答王餉司書

仰止清光情深寤寐過承存注誼重金蘭豈其於長者之賜而敢以他辭卻惟是弟從相國屬車與行開戰士分餐無事而食伐檀自詠凡我舊寅之分俸者概未敢領今於雅惠深用躊躇而卒難於破例恐以異同無辭於前後之議君子也再拜附璧想蒙鑒諒

與萬同字書

師相之服王堂翁知人善任也以剛萬於撫用葉於密自是老于故於五防之敘必以兩兄爲憐憐蓋公論也弟每私相謂使寅翁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五十六  
十一  
而得一意爲師相佐下風不以時值紛紜自晦其心事功烈可勝道哉師相至今每對衆謂恨不獲竟萬之才萬亦應自恨未獲竟其才於我寅翁在二千里外終嘗以師相爲知己也讀故人書如見故人率爾叨叨而非敢以貌言

答李萍槎書

回首涼庭各復春矣凱旋未卜聚首何期然關外氣象比涼庭所談日旺一日矣大約士氣奮揚爭求出關經理河西觀變河東總師相提撥鼓舞之效使天祚我明得竟其用三韓唾手歸版圖耳弟袖手素餐既強顏以對戰士復循部俸轉官卽初隨師相原以蹈危三年來憑藉洪庇未見危形更稱安地有蹈危之名而享居安之實不三禩已及寬政矧序轉耶恭喜年臺乃爲八十子之夫子公門桃李立見爲夾日五龍足快也諷詠不朽之業併致師相

前得收帖附繳別論一一領悉此君善士師相雅重之前被波及  
特爲湔浣然專官原係特設他營反失初意弟於將吏事從無敢  
與今承年臺之教妄認則自欺直陳又近諉其實則此君之可無  
過慮所得於旁觀者頗真年臺當轉使安心也弟生平作本色如  
是年臺豈以爲不可信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六

七

明鹿善繼著

涇縣潘錫恩校

與宋如園書

都門一別忽忽至今每於侍相公之餘景觸情生憶從戎舊僚吾二人蹒跚風雨委蛇崎嶇之狀一在目而其人已存數千里外輒爲魂搖大要患難相隨與尋常同伴自別脈脈之思亮翁丈所同而王陽之馭猶馳徐庶之心已亂緊漚中少一益友天實爲之雖然大事旣襄辭劉者恐終未忘劉也金革之際墨經以從卽茅兄亦以忠作孝頃袁自如三奉明旨奪情矣撻伐之事政在今日翁丈能晏然乎純綿到手頓傲峭寒附謝弟仰眉公在干仞之上扇頭語殊感深意東事若平片帆千里想赤松子不我拒也

與王翌聖書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七

十二車營盡已教成師相於八月廿八日升堂具禮拜營將而遣之次第盡出關外松錦右屯一帶各以屯種爲名兵法虛虛實實難以預洩良工苦心固不止以愚敵人也明知中朝有不悅恢復之事者一面出師一面告病不得已而陰陽之乃朝士覷破欲進之意卽佯信其請告之詞而欲以騎劫代乎三年來千辛萬苦所辦垂成之緒廢於一旦此岳武穆之所以慟哭於金牌十二也於師相身上有何不可獨上爲宗社慟耳會議云何惟老親丈詳以教我師相必不趨朝弟亦必不還部近日所備乾糧煤炒唾手爲渡河之用者今且爲歸田之用矣呵呵

與王翌聖書

李道長有疏參滿桂馬世龍旨下部而馬有勘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相公拔馬滿於稠人之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



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之內不以遣君父之憂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卽不敘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至於馬帥七萬金認客魏之談更屬可笑金至七萬不爲少矣是必於軍中取之而軍中錢糧出入不經馬帥之手監軍與府廳各有銷算孫相公已總爲奏報卽後先求多於關門者搜索備至不聞馬帥以贓迹則此七萬金從何來耶且人情費錢原爲做官馬帥費七萬認客魏便當做官奈何於逆璫極盛時席未煖而去官耶此事理之最易明者也一去二年無人提起金多者固如是乎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孫相公恢復之議而劉其心腹也裏勾外連大事以僨因以難馬帥者難孫相公從前蹤迹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卽其疏薦喻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難馬帥意亦在孫相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二

無固志之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一身寒萬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土受賜及事略定而各恣事外之口橫坐無影之職爲宵小快報復之私一倡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而長歎也然一偏之見一面之詞旣不能使之不起所以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寃以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前日趙率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老親丈必有善爲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相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耳馬帥在數千里外此時政未知弟亦非欲馬帥知卽老親丈如雪肝腸如雲意氣施恩於不報之地而古人有云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則不可泯滅者亦自在耳怵怵不盡

答張孟均書

十年之別忽接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一句已說透情事督師

公之不得行其志一年餘矣而又不得去政苦維谷乃以哨將被陷之故成其去弟相牽歸田矣感年兄愛我憐我教我今幸不辱命矣所可恨者河東已有可復之機而我此番接濟來歸之難民橫爲同室之人苦相妒害舟師違期陷我哨將失此機會因以遂其逐督師公之志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此忠臣義士負戟而長嘆也最奇者上下不問舟師違期之故只歸罪於哨將之輕進根深蒂固一倡羣和尙有人心哉弟從此長往未知得再睹芝眉否落月屋梁之感固千里所同也臨筆苑結百不盡一

答趙明吾書

師相自不趨朝不佞亦必不回部點簡書劍相牽歸田耳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本期從麾下渡河而東遂班銘揮筆之願事乃至此今雖從師相歸田夢魂猶日遶黑水白山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七

三

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捧讀手札寸腸欲裂寧直爲遊子之悲抑豈爲離人之淚所手額而祝者代師相之人果肯不改師相之臣與師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去猶未去也前所借駿騎原擬東征跨之今附郭官繳上不佞自此髀肉復生矣臨筆泫泫不盡欲言

答趙明吾書

數年相與自謂都從公家起見台丈俯亮掃除世套因大英雄之信我遂自喜素行之可信拂袖歸來語親友以關外長城專恃台兄併敘三四年交情不減古人做親友聞之心折談之色飛乃剝啄應門而故人之札頓起人疑開讀未完令人驚倒令人羞煞因內自訟素行未孚成色止此只此一著把從前相處都成市道台兄疑我乎試我乎原函不敢開卽附壁併不敢畱使者宿也台丈

當另眼看不佞豈惟成不佞之相與一段公情併成台丈之相信  
千秋盛事也凍筆草復不盡

答蔡覺我書

不肖里居固其所也翁臺而亦習里居耶病固里居而里居不盡  
關病清江一曲畫紙敲針意長者坐對郎山相看不厭時也而又  
生逢堯舜爲樂可知曾題楣間云山靜日長全借明時成樂地水  
流雲在獨將逸調寫平居此不肖自描行徑而難以泛告他人爲  
翁臺里居時多故敢舉似以博噴飯至於札中所稱噴飯不肖欲  
另轉一解蓋此而噴飯將不勝其噴寧復有下咽時請以墜驢易  
噴飯何如新天子神聖天下從此大定我輩當覓一善墜不傷之  
術做華山道士佯作墜伏糝點太平可也悠悠世態願洗齒頰兒  
子每承過愛當圖磨厲以副雅望

乾坤正氣集卷首五七

與滿懷丹書

四

鹿子

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  
之際台兄前守寧遠憑城以戰挫敵人累勝之威後救錦州身先  
士卒矢石相薄折敵人長驅之勢台兄之功在社稷其自高皇帝  
而下實式臨之固不枉孫師相推轂一場而不佞亦得從交遊之  
末借光不淺卽賞未酬功而此段功勞自在天地過之而愈揚善  
妒者喙長三尺祇足爲大英雄洗發精神耳

答姚孟長書

離合之情無能鼓山陰棹存亡之感何堪聞山陽笛以仁兄知我  
之深而猶爲蓼洲事過執朱完天語介介至此乎前者事在急中  
只得借貸而弟以身任原無契文朱公南還曾自京強遺一契弟  
已卽時火之後有吳橋使寄朱公書來而按其轉寄之繇有來無

往竟無繇附報章以布鄙衷致長者之介介弟之罪也熒熒孤寡  
旣驚覆巢復苦立壁當是時而介介前說是江南人人節俠而河  
北無一人義士置弟姓名於蘭譜外也自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  
此情告於蓼洲兄几前以百五十金當弟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  
愛弟者至矣躬逢真堯舜乾坤再闢人相慰勞精神相對各天無  
異同堂重泉亦如復起歌誦聖德仁兄當益琳瑯而救時手段想  
仁兄中夜起坐技癢難禁也有真堯舜自有真皋夔子日望之束  
髮間張異度名未得從之遊兒麟乃有緣儻借鴻庇從賢豪長者  
乘風雲之會提挈有人可免墮落無負仁兄期待爾山中無代書  
人草此附復唯恕不莊

答朱完天書

別後兩從吳橋使讀仁兄所寄而其人有人有來無往不佞無繇附報

乾坤正氣集

卷言五十一

五

章此番乃得從張異度之手以布積悃夫前爲蓼洲年兄貸事不  
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遺來之券不佞已卽時火之周氏諸孤  
旣驚覆巢復苦立壁豈割饗殮以償前事必拒不佞於蘭籍外不  
得使效一毛於緩急之數哉仁兄過執不必然之小信而未暇爲  
不佞地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弟情告於蓼洲兄几前以百五十  
金當不佞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  
亦以此語爲報仁兄欲自爲信當容不佞使勉爲義不佞得自附  
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積悃萬縷未遑詳布先以緊關之情奉復  
計此紙得達而仁兄之清恙已愈多時天相吉人自當勿藥

答魏子一書

今先公死忠復聞子敬死孝天不難以三綱專付一門而孝之義  
大奈何以子敬之才祇以從地下爲事令人酸心駭詫致嘆恨於

無窮也雖然連尹二子各自量以行其所見子敬蓋自比于尙之義而激足下之必爲員也想年來足下日枕待旦之戈無一夢不鞭逆璫之背而今逢聖人出矣逆璫雖死猶碎其屍足下之遭逢遠過伍員而連尹九江之魂當拜主恩日來相知傳聖主憫念忠魂之語人人色飛而家君與不佞則且喜且痛泣隨笑出不能自禁也憶於令先公邸中曾讀佳藝知爲鳳毛及今每一回首旣傷神於聞笛復隱念於覆巢極目天南中心若擣乍接手教雪淚而讀之爲慰不小國恩且至百唯珍重以成兩父之志

與張石林書

恭喜老年臺開府此地非爲老年臺喜爲此地喜更爲此時之地喜六十年不戰不爭之地忽發其難於一朝非二十分才二十分膽烏足勝其任爾愉快主上神聖天地祖宗齊來呵護默爲啟

軋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七

六

牖誰令先於此地預備斯人大難一發不需才於遠地應時措手如免起鶻落斯亦奇矣讀召對錄聖上雄姿英發掩映二祖中興大業拭目可待老年臺所以酬主知者錦囊秘策可略拈梗概以示故人乎薛同知一鷗同里同筆硯且年家今幸且在老年臺宇下其材品已經道眼無待曹邱獨念其偃蹇一官幾成雞肋乃忽以此地變款市爲戰場得依大英雄以白面習軍旅也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當是時薛君樂哉想老年臺磨墨楯鼻或進薛而詠拔劍砍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材乎滿帥到日必當尊意其人沈雄椎魯大類絳侯高陽相公所不次拔之者素知無事而以戰功聞然於遠未竟其用弟每歎朴直懇到如滿帥而得驕悍名老年臺試思鼻有口腰無骨之將能辦戰事否夫以魏鄭公之慝而文皇偏見爲嫵媚年臺大手自能通此意於用將國

家微福不淺矣便羽附候未盡縷縷

與張石林書

年臺治兵勞苦而聖主不憂西顧弟與朝士總席年臺之勞苦以爲安樂古來聖賢豪傑精神橫亘宇宙有一不向勞苦中結成哉滿帥固東方所指爲驕悍者一遇年臺竟成平勃之驩此自年臺爲國起見初非曲徇於滿而滿自分一老革何以得此於撫軍公鳴感遂欲嘔心圖報且欲捐脰弟於滿之感恩而益信年臺之善將將也聖主安得更憂西顧朝士安得不優游委蛇席年臺之勞苦以爲安樂哉男兒生世身爲天子鎖鑰使舉世借以爲安樂亦足矣敢因鴻便而颺言

答張石林書

款段長安未敢於風塵中開眼傀儡中開口獨喜接故人書不四  
乾坤正氣集

卷音辛七

七

六不寒溫直道肝膈無異以清冷漿醒頭目也雲中原是重地而况在此時天幸安排仁兄於此邇讀大疏痛切明鬯原是近裏著己工夫而人以爲虛恢爭爲款局左袒彼八十五丈人原特受撫邊官銜其主款是衙門本色特朝廷起丈人於田閒使督宣大則卽總督二字戰款俱在其中奈何單標之曰撫邊戰守和三策操縱在我無不可用而款不可明以爲題以款爲題則一步動不得故西事之壞壞於以撫邊字入總督官銜中從來無此體無此理弟於田閒見此報卽對親友謂宰相須用讀書人撫邊軍門載在何典固不待近日議論之柄鑿而始知西事之可憂也旣主於款仁兄在此何用卽滿將軍亦何用然又不肯放仁兄則此懷良苦

耳

答張石林書

論邊計疏於邸報見而荒政略纔讀於刻本極重仁兄極疼仁兄又極服仁兄天下再得幾箇眞爲身家眞爲性命者布列於重鎮何款局之不可罷何聖武之不可揚也弟與徐老師比鄰而居每相過對談輒以仁兄事爲燥脾徐老師分考一番摸索得眞正英雄於最重地最急時爲國家撐天拄地是大得意事而同門如弟隱隱借光不禁其說項也特三復淚從腹中下一語不無同病之感弟四年於遼腹中飲淚多少仁兄曾於郵筒中慰我則今日相憐自分比他人不同此亦可共憐憐舟道也

與賀中冷書

國用不足聖主責成計部者至矣計部思所以副責成之旨當按財賦之所以出者大端何在而通爲之計使戶部考成之法與撫按之舉劾銓部之黜陟通爲一體而後州縣之拖欠漸銷軍國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七

八

經費漸裕夫人情所趨者權也天下之權外在撫按內在銓部而計部之權輕於飛羽且內之黜陟一憑外之舉劾則銓部原與撫按爲一體獨不一體戶部耳當戶部極輕之時固不能於銓部前與撫按爭權而值國家極乏之時又不能於聖主前使銓臣分罪爲司農者尙不特地立起拿定主意以自爲計者計國乎司農而不自爲計誰肯爲司農計不完糧者銓部旣徑爲陞獨完糧者撫按反明爲劾如陝西胡撫參隴州知州劉昌運爲其變法徵糧也隴糧從前止完三分劉知州遂完九分不賞其完糧而尤其變法是明以三分之完爲良法也處一官而阻急公者之心借欠糧者之口從此不完糧者不止秦吏矣朝廷再有何法以裕經費計部再有何策以副責成翁臺有心人也又貴衙門事故敢商之

與范民部書

此事幸藉手年兄較若列眉寧直爲孫老先生洗發且令爲國家任事者不終受不根之誣豈曰小補疏末二語可稱寸鐵所稱得意處不須多一二語便破的也

與袁自如書

恢復之議翁臺呼而高陽應恢復之事高陽鼓而翁臺舞乃寧錦屯防而高陽罷寧錦戰勝而翁臺罷誰實爲之誤乃公事幸聖人御宇專起臥龍中外臣民慶底績之有期交相慰也復見大疏爲高陽剖白一洗近歲之陰霾再見本來之面目凡在簪紳爭爲傳誦翁臺豈阿高陽者哉翁臺之任卽高陽之任則高陽之案卽翁臺之案高陽之誣謗明則翁臺之展布易此可爲廟社慶者也

與袁自如書

高陽公爲八里鋪長城獲怨於王岫雲此自因翁臺大議起不待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九

言也岫雲修怨高陽而借馬茅爲題此其心事路人所知亦不待言也兩人俱當對簿茅以中途患病未到馬則久繫囹圄屢經審問矣原參項款俱無蹤影而當事者必欲深入明知其無實迹只要強坐總之岫雲餘毒所螫朝士墮其雲霧未易驟解耳昨大司寇忽過敝寓問馬世龍事弟不能作違心語直頭直腦陳馬帥有功無罪之狀兼述岫雲報怨高陽借手茅馬之詳且謂再創河東奄有河西實高陽用翁臺之議而馬帥奉以周旋四年閒無一事不從三人手中過今督師公見在軍中何不以馬帥事問之而必據無影之參疏強求硬坐乎司寇云亦爲馬帥屢審欲定其罪又無實蹟已作字問督師公求他實實寫來弟踴躍許之曰如此則事蹟自有卷案功罪自可明白以前之功罪得明則以後之邊事可做非小關繫也司寇意似稍動而未知其字已徹視否夫馬帥



之事卽高陽事而高陽舊日之事卽翁臺今日之事且高陽與馬帥舊日所行之事又皆翁臺舊日所同功一體之事曩者高陽錢糧事舉國之誣謗得翁臺一疏而立明則今日馬帥事非借翁臺片言誰爲雪其寃者司寇忽發請教之意此天不欲使馬帥終苦覆盆高陽復墮坑塹而使乞靈於補天之手然馬帥在遼四載豈能一一盡得人意則今日乘危下石難保無人持公道以全大體全在翁臺主張耳司寇字或未及茅而回札不妨帶雪數語此自關邊計非直交情也

與袁自如書

前書已發而馬使持翁臺回戶部咨來展讀數過可勝感服適蔡兄在座細爲商榷崱雲陷馬原所以陷高陽則欲爲高陽只在雪馬馬帥初到問官儘欲深入因邇來長安公論漸明人情歸向高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年七

十

陽爭有東山起謝之思故於馬之獄漸寬而請教於翁臺蓋明知馬帥之事卽高陽事而翁臺前爲錢糧出疏以雪高陽事屬一體必相呼應政欲借翁臺之語以爲雪馬地耳翁臺大咨情理曲盡而有疑者柳河原係哨將接難民已經高陽奏過今云欲渡河斬級似宜再酌恐深文者借爲難端通瑞一段似可略寬蓋馬在罪中禁受不起翁臺之語尤禁受不起也咨中有此二段馬便難脫高陽便不得乾淨弟與蔡兄愚見如此又聞蔡兄述翁臺千里相念之意故有所疑不敢不明質於翁臺亦所以報知己也唯台裁

與袁自如書

大咨再至是倉欄救命符人須爲徹於寅翁見古諠然豈從一武弁起見俄國之大事在戎而卽戎之患莫大於局外掣肘腦後算帳冷盡豪傑任事之心今藉寅翁力爲疆場効力人爭些地步

有益廟社豈曰小補蔡兄無能其肝膽寅翁所重其潦落寅翁所憐今有字往候併致高陽相公書蓋海內聲氣能有幾人臨風東望可任依依

與倪鴻寶書

不肖於田閒讀大疏恨不即日見之乃抵都踰時而未獲一晤猶以爲造謁每值公出預約庶可相值方擬約期忽罹陰陽之患先苦感冒大汗而解隨苦紅痢一晝夜二十餘次困憊莫支今雖略愈自忖病弱萬不能據鞍比能據鞍台駕出春明矣是終無繇一睹芝眉也夫以台臺千載人不肖生同時又同居一城之中竟遷延遲久自虛其田閒想見之願豈不陋哉擬於薄暮雇小轎便衣造訪未知台臺與其進否

竊澤彥戚書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五十七

七

弟以同門爲編氓眞屬奇遇而半年來不敢輕通寸楮以溷清嚴非獨引分寧直避嫌實以老公祖一臨易水宇下二十城總無不平之事卽懷愛助之心無可借題耳而居恆以未効一得於知己之前不無寶山空回之恨今乃幸有可借以裨高深者得諸地方士民之口間見極確關繫吏治最大急爲老公祖陳之新安胡令士棟近未列薦不知何故上谷吏治固稱多賢據實而論如新安之徵糧平收粘重納姓名於壁仍令領回者有幾如新安之問理惟願和息不事贖緩者有幾如新安之買辦一照市價不苦行戶者有幾如新安之供應上官不用富戶件件自辦者有幾如新安之箝束佐貳不生事嚴戢衙役不下鄉者有幾且徵收卽平而合封不無微羨卽以本地之物用之本地如戰馬之買解誰似新安於發價七兩之外官自補足而民不擾遼餉之米豆誰似新安絕

不僉派令殷實吏就天津買運而民不知如靜修祠之重修先以分賞爲倡如仇孝子之給絹帛米肉月以爲常孰非以新安財做新安事哉至於錢糧則清積年之飛灑於葦產則釐豪猾之蠶食不無一家之怨實聞滿路之歡而迎春悉裁陋規船稅悉罷征權媚優不敢入境樗蒲俱已潛蹤又未易更僕數者若不論資格惟核治狀上谷二十城當以新安爲第一而近乃不得與薦此異事也以如是官而不得薦必有中傷之者蓋胡令卽得千萬人之心而未必不失一二人之心其千萬人之知感雖出公道而未能操殿最之權其一二人之隱恨雖出私情而或能參異同之議此於吏治關係不小察吏安民係老公祖之事想於按臺復命必力爲推轂而此時新安令頗聞有去志新安民恐失其慈母卽弟密邇鄰壤熟聞輿論亦愕然若有失惴惴然恐事之再誤也故據以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七

十一

告聊自附於高深之一助而更爲風勸有司勿以愛民爲覆轍相率爲剝民之事蓋共以剝膚之災求救於菩提心霹靂手非徒爲邑令抱不平也

與梁大胸書

不肖於世事百不知好獨聞海內賢豪則心傾神往恨不置身於其側卽賢豪未必我知而無言之地日稻周旋曩從劉隴州昌運聞真正英雄之概近有王中翰鍾龐來自戊所劇談塞下威名令人色飛而拂衣於逆祠上梁之日尤仰雲霄之一羽銀筆旣述不禁說項介其傍者不知其爲神交且疑爲素交也頃蔡兄無能自言得交於翁臺且言翁臺屈指論才偶及不肖孔北海固知世閒有劉備耶一笑蔡兄再往遂不能自抑其親近英雄之想徑通姓名願備藥籠之一味督師事宜三册卽以侑緘翁臺當事榆關此

冊亦此地當收之文獻也我輩意氣相期有事直以相告蓋高陽公再闢河西氣吞河東中遭奸阻大用未竟而王帖雲修隙藉參馬茅以陷高陽此其心事路人所知也茅病中途馬當對簿邇來長安公論漸明大司寇始知馬罪之不可強坐又知罪馬之卽以罪高陽而欲借袁督師之語以爲雪馬地因借雪馬以爲高陽地則回咎只就其所問而開解之此案便結所全甚大然馬帥當事四年任怨不淺今在袁督師之傍者能保無修小嫌昧大體之人乎一有雜言且亂人意袁督師固命世豪傑而左右其閒使勿惑異說以全大體惟翁臺是賴筆所不悉蔡兄有口翁臺天下有心人亦不待其詞之畢矣

與董邃初書

敝鄉何幸得藉繡斧爲甘霖弟何幸得稱年臺爲公祖聞命後兩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十七

三

及門俱值公出嗣圖積誠而賤足劇痛不能履地憑童爲几倚筇爲足將一月矣昨聞新邑令謁老公祖領鈞語爲地方籌米豆事頓令病骨欲蘇此一事關繫畿民性命老公祖一念及此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弟卽以病不獲面談願以芹議備採擇然非自恃朴腸素徹於道眼亦不敢深談至此

09972

